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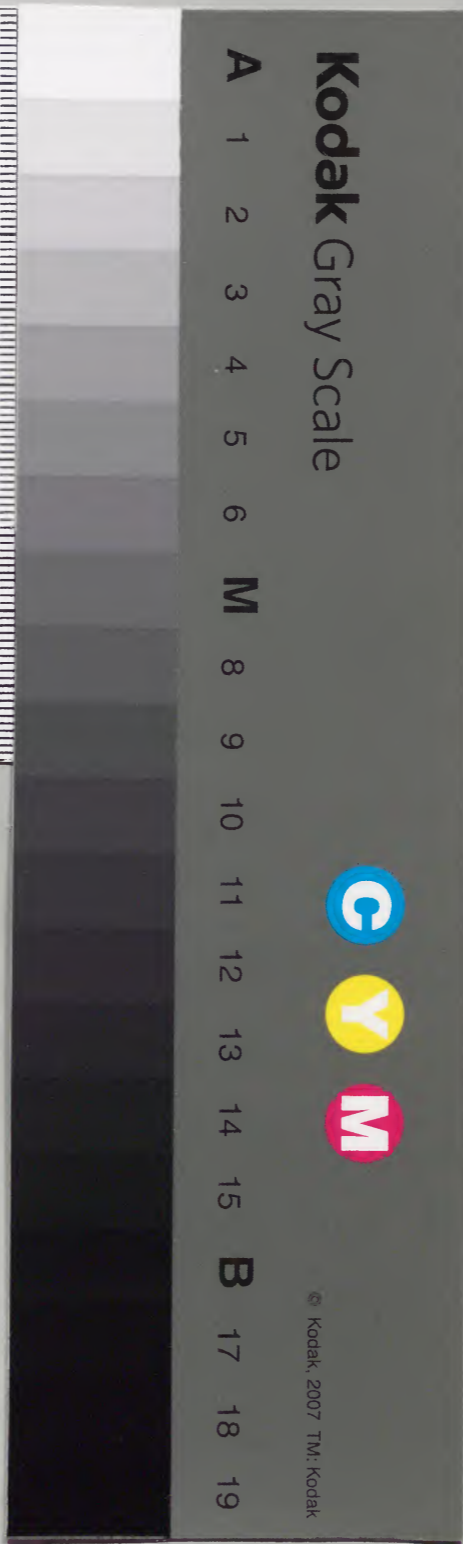
後漢書



内閣文庫			
三	二	漢	
八	一	書	
函	〇		
二	〇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三	二	漢	
二	一	書	
函	〇		
四	〇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 號	漢 2130
冊 數	240 (44)
函 號	282 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梁統列傳第二十四

子松 曾孫商 玄孫冀

後漢書三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註

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晉大夫梁益耳即其先也

東觀記曰其先與秦同祖出於伯益

別封於梁梁益耳見左傳氏音支

統高祖父子都自河東遷居北地子都子橋

東觀記橋子溥溥子

延昌明軍謀特除西域司馬延生統

好法律初仕州郡更始二年召補中郎將使安集涼州拜酒泉太守

守會更始敗赤眉入長安統與竇融及諸郡守起兵保境謀共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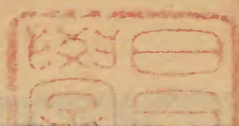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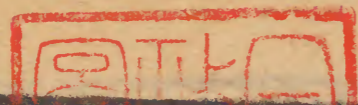
紳初呂位次咸共推統統固辭曰昔陳嬰不受王者呂有老母也

前書曰陳嬰故東陽令史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迺請立嬰為王嬰母謂曰吾自為汝家婦聞先故未嘗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嬰迺不敢為王今統內有尊

親又德薄能寡誠不足呂當之遂共推融為河西大將軍更呂統

為武威太守為政嚴猛威行鄰郡建武五年統等各遣使隨竇融

長史劉鈞詣闕奉貢願得詣行在所詔加統為宣德將軍八年夏



光武自征隗囂統與竇融等將兵會車駕及囂敗封統為成義侯
 同產兄巡從弟騰竝為關內侯拜騰酒泉典農都尉悉遣還河西
 十二年統與融等俱詣京師呂列侯奉朝請更封高山侯拜太中
 大夫除四子為郎統在朝廷數陳便宜呂為法令既輕下姦不勝
 宜重刑罰呂遵舊典迺上疏曰臣竊見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呂
 一百二十三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不觀記曰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
 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
 者減死一等十二事手殺人自是呂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
 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呂除殘為務政理呂去
 亂為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是呂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唐虞時流
 共工放驩
 者必有勇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五帝三王皆曰
 義而化而能用刑刑正俗是為勇也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
 義易繫辭曰何呂守位曰仁何呂聚人曰財理財
 正辭禁人為非曰義繫辭亦孔子作故稱又曰高帝受命誅暴平蕩天下約

令定律誠得其宜

高祖定天下使
蕭何次律令

文帝寬惠柔克遭世康平

克能也言呂和
柔能理俗也尚

書帝典曰高
明柔克也

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它皆率由無革舊章

秦法一人有罪並
其家室文帝除肉

刑并相坐律令
餘則仍舊不改

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征伐遠方軍役數興豪傑

凡首匿者為謀自藏匿罪人至
宣帝時除子匿父母妻匿夫孫

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從之律

破朋黨呂懲隱匿宣帝聰明

匿祖父母罪餘至殊死上請知從謂見知故縱武
帝時立見知故縱之罪使張湯等著律並見前書

正直總御海內臣下奉憲無所失墜因循先典天下稱理至哀平

繼體而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

成律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案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統
與嘉時代相接所引固不妥矣但班固各而不載也

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

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於左

體政體也
傳音附伏

惟陛下包元履德權時撥亂

撥亂也公上
傳曰

功踰文武德侔高皇誠

不宜因循季末衰亂之軌回神明察考量得失宣詔有司詳擇其

善定不易之典施無窮之法天下幸甚事下三公廷尉議者呂為

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施行日久豈一朝所釐釐猶改也統今所定不宜

開可統復上言曰有司臣今所言不可施行尋臣之所奏非曰

嚴刑竊謂高帝呂後至平孝宣其所施行多合經傳宜比方今事

驗之往古聿遵前典事無難改不勝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

臣口陳其要帝令尚書問狀統對曰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

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尚書咎繇謨之詞也庸用也言天呂五刑討有

罪用五刑必當也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尚書呂刑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此作爰爰於也義

亦通衷音丁仲反下同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厝置也衷之為言不輕不

重之謂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左傳曰大義滅親又曰周公殺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所呂防患救

亂坐安衆庶豈無仁愛之恩貴絕殘賊之路也自高祖之興至於

孝宣君明臣忠謀謨深博猶因循舊章不輕改革海內稱理斷獄

盜少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初元元年也建平哀帝年也而盜賊浸多歲

已萬數間者三輔從橫群輩並起從音子用又橫音戶孟及至燔燒茂陵火見未央

其後隴西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略吏

人詔書討捕連年不獲東觀記統對尚書狀曰元壽二年三輔盜賊群輩並起至燔燒茂陵郡邑烟火見未央宮前代未嘗所有其後隴西新興

北地任橫任崖西河漕況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或從遠方四面會合是時呂天下無難

百姓安平而狂狡之執猶至於此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

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故

臣統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孔光字子夏師丹字公仲並哀帝時丞相光明習漢制及法令丹初論議深

博徵人為光祿大夫皆有議見前書議上遂寢不報上音時後出為九江太守定封陵鄉侯

統在郡亦有治迹吏人畏愛之卒於官子松嗣

松字伯孫少為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再遷虎賁中郎將松博

通經書明習故事與諸儒修明堂辟雍郊祀封禪禮儀常與論議

寵幸莫比光武崩受遺詔輔政永平元年遷太僕松數為私書請

託郡縣二年發覺免官遂懷怨望四年冬迺縣飛書誹謗下獄死

國除飛書者無根而至若飛來也即今匿名書也子扈後已恭懷皇后從兄永元中擢為黃門

侍郎歷位卿校尉溫恭謙讓亦敦詩書永初中為長樂少府松弟

疎

疎字叔敬少習孟氏易孟喜字長卿東海人見前書弱冠能教授後坐兄松事與弟

恭俱徙九真既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湖謂洞庭湖在今岳州水經云沅水出群柯且蘭縣注云入洞庭會于江湘水

出零陵始安縣湯海山至巴丘入于江感悼子胥屈原已非辜沈身迺作悼騷賦繫玄石而

沈之東觀記載其文曰彼仲尼之佐魯兮先嚴斷而後弘行雖離譏以鳴邑兮卒暴誅於兩觀殷伊周之協德兮暨太甲而俱寧豈齊量其幾微兮徒信已已榮名雖吞刀已奉命兮挾

目皆於門閭吳荒萌其已殖兮可信顏於王虛圖往鏡來兮開北在篇君名既泯沒兮碎亦然

屈平濯德兮繁顯芬香句踐罪種兮越嗣不長重耳忽推兮六卿卒強趙墮鳴犢兮秦人入疆樂

毅奔趙兮燕亦是喪武安賜命兮昭昭不王蒙宗不幸兮長平顛荒范父乞身兮楚項不昌何爾

生不先後兮惟洪勳自遐邁服荔裳如朱紱兮聘鸞輅於萍瀨歷蒼梧之崇丘兮宗虞氏之後又

臨眾濟之神林兮東勅職於蓬碣祖聖道而垂典兮衷忠季已為珍既匡救而不得兮必殞命而

後仁惟賈傳其遺指兮何楊生之敗真彼皇麟之高舉兮熙太清之悠悠臨岷川已愴恨兮指丹

海曰顯宗後詔聽還本郡疎閉門自養已經籍為娛著書數篇名曰

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左傳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已懲不義善人勸

焉淫人懼焉孟子云仲尼成春秋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性好施不事產業

長嫂舞陰公主贍給諸梁親疎有序特重敬竦雖衣食器物必有

加異竦悉分與親族自無所服服猶用也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

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

當廟食禮記曰諸侯五廟卿大夫三廟士一廟如其不然閑居可已養志詩書足已自娛州

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竝無所就有三男三女肅宗納其

二女皆為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已為子而竦家私相慶

後諸竇聞之恐梁氏得志終為已害建初八年遂譖殺二貴人而

陷竦等已惡逆詔使漢陽太守鄭據傳考竦罪死獄中家屬復徙

九真辭語連及舞陰公主坐徙新城使者護守新城今洛州伊闕縣也宮省事密

莫有知和帝梁氏生者永元九年竇太后崩松子扈遣從兄禮禮古

禮古

禪字也奏記三府曰為漢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榮貴人親育聖躬不蒙

尊號求得申議求申理而議之也太尉張酺引禮訊問事理會後召見因白

禮奏記之狀帝感慟良久曰於君意若何酺對曰春秋之義母曰

子貴解見光武紀漢興呂來母氏莫不隆顯臣愚曰為宜上尊號追慰聖

靈存錄諸舅曰明親親帝悲泣曰非君孰為朕思之會貴人姊南

陽樊調妻嫔嫔音於計反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

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誕生聖明而為竇憲兄弟所見譖訴

使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脫逸

伏草野常恐沒命無由自達今遭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機群

物得所憲兄弟姦惡既伏辜誅海內曠然各獲其宜妾得蘇息拭

目更視迺敢昧死自陳所天臣曰君為天故云所天妾聞太宗即位薄氏蒙榮帝文

即位尊薄太后為皇太后后封弟昭為軹侯太后母前死軹陽迺追尊太后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軹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儀也宣帝繼統史

族復興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宣帝初生母王夫人死無所歸史良娣母貞君養視焉宣帝即位曰舊恩封史氏三子高為樂陵侯曾為將陵侯玄為平臺侯妾門雖

有薄史之親獨無外戚餘恩誠自悼傷妾父既冤不可復生母氏

年殊七十殊猶過也及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朽骨使母

弟得歸本郡則施過天地存歿幸賴帝覽章感悟迺下中常侍掖

庭令驗問之嫔辭證明審遂得引見具陳其狀迺留嫔止宮中連

月乃出賞賜衣被錢帛第宅奴婢旬月之間累資十萬嫔素有行

操帝益愛之加號梁夫人擢樊調為羽林左監調光祿大夫宏兄

之曾孫也宏光武舅也於是追尊恭懷皇后其冬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

孝莫大於尊尊親親其義一也禮記曰上正祖廟尊尊也下正子孫親親也詩云父兮生我母

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

罔極詩小雅也毛萇注云鞠養也撫厚也鄭玄注云畜起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極已也欲報父母之德昊天乎我心無已也朕不敢興事

覽於前世太宗中宗實有舊典太宗文帝也中宗宣帝也追命外祖曰篤親親其追

封諡皇太后父竦為親愍侯比靈文順成恩成侯

昭帝母趙婕妤好帝即位追封婕妤好父

為順成侯宣帝追封母王夫父適始為恩成侯各置園廟也

魂而有靈嘉斯寵榮好爵顯服已慰母心遣

中謁者與嫔及扈備禮西迎竦喪

竦死漢陽獄故自西迎也

詣京師改殯賜東園畫

棺玉匣衣衾

東園署名主知棺以漢儀注王侯葬腰已下玉為札長尺廣二寸半為匣下不足綴以黃金縷為之匣字或作柙也

建塋於恭懷

皇后陵傍帝親臨送葬百官畢會徵還竦妻子封子崇為樂平侯

棠弟雍乘氏侯雍弟翟單父侯邑各五千戶位皆特進賞賜第宅

奴婢車馬兵弩什物巨萬計寵遇光於當世諸梁內外已親疎

竝補郎謁者棠官至大鴻臚雍少府棠卒子安國嗣延光中為侍

中有罪免官諸梁為郎吏者皆坐免

商字伯夏雍之子也少已外戚拜郎中遷黃門侍郎永建元年襲

父封乘氏侯三年順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庭遷侍中屯騎校尉陽

嘉元年女立為皇后妹為貴人加商位特進更增國土賜安車駟

馬其歲拜執金吾二年封子冀為襄邑侯商讓不受三年已商為

大將軍固稱疾不起四年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商迺詣闕

受命明年夫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開封縣故城在今汴州浚儀縣南贈印綬商自己

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已進賢巨覽上黨陳龜為掾屬

李固周舉為從事中郎於是京師翕然稱為良輔帝委重焉東觀漢記商少

持韓詩兼讀衆書傳記天資聰敏昭達萬情舉措動作直推雅性務在誠實不為華飾季友著于閭閻明信結于友明其在朝廷儼恪矜嚴威而不猛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寬和肅敬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皆若在已輕財貨不為之畜積故衣裘裁足

卒歲奴婢車馬供用而已朝廷由是敬憚委任焉每有飢饉輒載租穀於城門

賑與貧餒不宣已惠檢御門族未嘗已權盛干法而性慎弱無威

斷頗溺於內豎已小黃門曹節等用事於中遂遣子冀不疑與為

交友然宦者忌商寵任反欲陷之永和四年中常侍張逵遠政內

者令石光內者署名令一人秩六百石屬少府見漢官儀也尚方令傅福冗從僕射杜永連謀共

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

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妬之耳遠等知言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聞震怒勅宦者李歛急呼騰賁釋之收遠等悉伏誅辭所連染及在位大臣商懼多侵枉迺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春秋經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公

羊傳曰虞微國也曷為序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取亡焉故賞不僭溢刑不淫濫五帝三

王所已同致康乂也左傳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竊聞考

常侍張遠等辭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者眾死囚久繫纖微

成大言久繫則細微之非所已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百司迎春於東郊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人也帝迺納

之罪止坐者六年秋商病篤勅子冀等曰吾已不德享受多福生

無已補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哈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

骨哈口實也白虎通曰大夫飯以玉哈臣飯以飯臣飯以珠哈臣飯以玉哈臣飯以珠哈臣飯以玉哈臣飯以珠百僚勞擾紛華道路抵增塵垢雖云禮制

亦有權時權時謂不依禮也方今邊境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為國損氣絕

之後載至冢舍即時殯斂斂已時服皆已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

冢冢開即葬祭食如存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

禮記曰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及薨帝親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賜呂東園

朱壽之器銀鏤黃腸玉匣什物二十八種壽器棺也呂朱飾之呂銀鏤之前書音義曰呂柏木黃心為梓曰黃

賜錢二百萬布三千匹皇后錢五百萬布萬匹及葬贈輕車介士

輕車兵車也介士甲士也賜諡忠侯中宮親送帝幸宣陽亭每城門皆有亭即宣陽門之亭也瞻望車騎

冀字伯卓為人鳶肩豺目鳶肩也豺目也洞精矐眇洞通也矐音它矐反說文曰矐直視

吟舌言謂語吃不裁能書計少為貴戚逸遊自恣性嗜酒能挽滿彈

棊挽滿猶引強也藝經曰彈棊兩人對局白黑棊各六枚先列棊相當更先彈也其局曰石格五前書吾丘壽王格五音義云棊也

兼鮑宏藝經曰塞有四采塞白乘五六博詞曰堪蔽象棊有六博王逸注云投六者行六棊是也至五即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

故云六博鮑宏博經曰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

是也至五即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

故云六博鮑宏博經曰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

擗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寒刻為兩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畫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蹴鞠華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蹴鞠兵執也所目何承天纂文曰詭億一曰射意一曰射數即難錢也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鬪雞

初為黃門侍郎轉侍中虎賁中郎將越騎步兵校尉執金吾永和

元年拜河南尹冀居職暴恣多非法父商所親客洛陽令呂放頗

與商言及冀之短商曰讓冀冀即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

迺推疑於放之怨仇請曰放弟禹為洛陽令安慰放家欲曰滅口使捕之盡滅

其宗親賓客百餘人商薨未及葬順帝迺拜冀為大將軍弟侍中

不疑為河南尹及帝崩冲帝始在繼祿太后臨朝詔冀與太傅趙

峻太尉李固參錄尚書事冀雖辭不肯當而侈暴滋甚冲帝又崩

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群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

也跋扈猶強梁也冀聞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鴆加菹餅帝即日崩復立桓帝

而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嗟懼語在李固傳建和元年益

封冀萬二千戶增大將軍府舉高第茂才官屬倍於三公漢官儀三公府有長史一

人司徒府掾屬三十一人又封不疑為潁陽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

襄邑侯各萬戶和平元年重增封冀萬戶并前所襲合三萬戶弘

農人宰宣素性佞邪欲取媚於冀迺上言大將軍有周公之功今

既封諸子則其妻宜為邑君詔遂封冀妻孫壽為襄城君兼食陽

翟租歲人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長公主儀服同藩王解見皇后紀壽色美而善

為妖態作愁眉嗔妝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風俗通曰愁眉者細而曲折嗔妝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

者側在一邊折腰步者足不任體齟齬笑者若齒痛不折折始自冀家所為京師翕然皆倣效之齟音丘禹反曰為媚惑冀亦改易輿服之

制作平上駟車鄭玄注周禮云駟猶屏也所用自蔽隱也埤幘狹冠埤下也音頻爾反一音皮彼反

折上巾蓋折其中擁身扇大扇也狐尾單衣後裾曳地如狐尾也壽性鉗忌鉗也言性忌害如鉗之鉗物

也鉗音女輒反能制御冀冀甚寵憚之初父商獻美人友通期於順帝友姓也東觀記

友作交通期有微過帝曰歸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冀即遣客盜還通

期會商薨冀行服於城西私與之居壽伺冀出多從蒼頭篡取通
期歸截髮刮面笞掠之欲上書告其事冀大恐頓首請於壽母壽
亦不得已而止冀猶復與私通生子伯玉匿不敢出壽尋知之使
子胤誅滅友氏冀慮壽害伯玉常置複壁中冀愛監奴秦宮官至
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壽見宮輒呼御者託言事因與私焉宮內
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謁辭之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
在位者外已謙讓而實崇孫氏親冒名而為侍中卿校尉郡守
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進不客籍屬縣富人被已它罪籍謂
也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貨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
富而性吝冀因已馬乘遺之擊次三輔次錄注曰上孫奮字景卿少為郡五
錢五十萬奮已三千萬與之冀大怒迺告郡縣認奮母為其守臧
傳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已叛遂收拷奮兄弟死于獄中悉沒

貨財億七千餘萬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上第第
乘輿迺其次焉吏人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
交通外國廣求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者而使人復乘執橫
暴妻略婦女毆擊吏卒所在怨毒冀迺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為
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奧深連房洞戶洞通也謂
柱壁雕鏤加已銅漆愈牖皆有綺疎青瑱瑱小窻也綺疎謂鏤為綺文青
呂雲氣仙靈臺閣周迴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架虛為橋金
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臧室遂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
山十里九坂已象二嶠嶠山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
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已金銀遊觀第內多從倡妓
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已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
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

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藪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苑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迺成移檄所在調發生菟刻其毛呂為識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菟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冀二弟嘗私遣人出獵上黨冀聞而捕其賓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冀又起別第於城西呂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為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人元嘉元年帝呂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迺大會公卿共議其禮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劔履上殿謁贊不名禮儀比蕭何事見王莽傳也悉呂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為四縣比鄧禹冀初封襄邑襲封乘氏更以定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呂殊元勳每朝會與三公絕席絕席別也十日一入平尚書事謂平議也宣布天下為萬世法冀猶曰所奏禮薄意不悅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事大小莫不諮決之宮衛近侍竝所親樹也樹置也禁省起居纖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幾檄謝思然後敢詣尚書下邳人吳樹為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呂情託樹樹對曰小人奸蠹比屋可誅明將軍呂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呂補朝闕宛為大都士之淵藪自侍坐呂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默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為人害者數十人由是深怨之樹後為荊州刺史臨去辭冀冀為設酒因暢之樹出死車上又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託呂他事迺腰斬之時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見冀凶縱不勝其憤迺詣闕上書曰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此董仲舒對策之詞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孰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易繫辭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老子曰功成身退天之道也高爵厚寵鮮不

時之運功成則退易繫辭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老子曰功成身退天之道也高爵厚寵鮮不

著引而略之也

此董仲舒對策之詞

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為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頤神

德為御史大夫乞骸骨賜安車四馬懸其安車傳子孫欲令冀遵致仕之禮也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

盛將無呂全其身矣左右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呂童蒙見拔

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尚書禹謂帝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戒成王

無如殷王紂尚書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願除誹謗之罪呂開天下之口

書得奏御冀聞而密遣掩捕著著迺變易姓名後託病偽死結蒲

為入市棺殯送冀廉問知其詐廉察也陰求得笞殺之隱蔽其事學生

桂陽劉常當世名儒素善於著冀召補令史呂辱之時太原郝絜

胡武皆危言高論危亦高謂峻也與著友善先是絜等連名奏記三府薦海

內高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又疑為著黨勅中都官移檄捕前奏

記者竝殺之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與

親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迺得全及冀誅有詔呂禮祀著等

諸忍忌皆此類也不疑好經書善待士冀陰疾之因中常侍白

帝轉為光祿勳又諷眾人共薦其子胤為河南尹胤一名胡狗時

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不疑自恥兄

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

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

謁不疑冀諷州郡呂它事陷之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

死於路永興二年封不疑子馬為潁陰侯胤子桃為城父侯冀一

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

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

盛威行內外百寮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已而不得有所親豫帝

既不平之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黃東吳子令之

變咎在大將軍冀聞之諷洛陽令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此發怒初

掖庭人鄧香妻宣生女猛香蓋掖庭署人之名香卒宣更適梁紀梁紀者冀妻

壽之舅也壽引進猛入掖庭見幸為貴人冀因欲認猛為其女呂

自固迺易猛性為梁時猛姊婿邴尊為議郎冀恐尊沮敗宣意沮壞

也恐尊壞敗宣意不從其改梁姓也迺結刺客於偃城刺殺尊而又欲殺宣宣家在延熹

里與中常侍袁赦相比比鄰冀使刺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

鼓會眾呂告宣宣馳入呂白帝帝大怒遂與中常侍單超具瑗唐

衡左悺徐璜等五人成謀誅冀語在宦者傳冀心疑超等迺使中

黃門張憚入省宿呂防其變具瑗勅吏收憚呂輒從外入欲圖不

軌帝因是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

郎呂下皆操兵守省閣斂諸符節送省中使黃門令具瑗將左右

廋驃騎士也虎賁羽林都候劔戟士續漢志曰左右都候各一人秩六百石主劍戟士徵循宮中及天子有所收考也合干

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勳袁盱音吁持節收冀大

將軍印綬徙封比景都鄉侯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悉收子河南

尹胤叔父屯騎校尉讓及親從衛尉淑越騎校尉忠長水校尉戟

等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不疑蒙先卒其

它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

三百餘人朝廷為空唯尹勳袁盱及廷尉邯鄲義在焉是時事卒

從中發卒音七訥反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數日迺定百

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呂充王府用減

天下稅租之半散其園囿呂業窮民錄誅冀功者封尚書令尹勳

呂下數十人

論曰順帝之世梁商稱為賢輔豈呂其地居亢滿而能呂愿謹自

終者乎亢上極之名也愿慈也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天人樞謂斗樞也極北極也中於道則易

呂興政乖於務則難乎御物商協回天之執屬彫弱之期而匡朝

卹患未聞上術憔悴之音載謠人口雖與粟盈門何救阻飢之厄

阻難也書曰永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尸官猶尸祿終制謂薄葬也况迺傾側孽臣商遣冀不疑與

曹節等為傳寵凶嗣日至破家傷國而豈徒然哉

贊曰河西佐漢統亦定算謂統初與公融定討歸光武褒親幽憤升高累歎商恨善

柔莫遂貪亂善柔失刑斷之道也

官祖戰父公卿恢外陳史二千石取昔媿十人姑吏實客良黜昔
華嵩采艾紆天中伏宗歸對暗林無具少習棄市不疑費求卒其
氏胤姓父中融外協精父縣外謝協外越越外保忠具水外保忠
張軍中歸姓桂外景潛澤對莫外妻壽相日背自跡然外千四南

張曹鄭列傳第二十五

後漢書三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註

張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父安世宣帝時為大司馬衛將

軍封富平侯臣賢案張安世昭帝元鳳六年以右將軍宿衛忠謹封富平侯今此言宣帝封誤也宣帝即位但益封萬戶耳父放為成帝侍

中純少襲爵土哀平間為侍中王莽時至列卿遭值篡偽多亡爵

土純呂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初先來詣闕故得復國五年拜

太中大夫使將潁川突騎安集荆徐揚部督委輪督促也委輪轉運也監諸將

營後又將兵屯田南陽遷五官中郎將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

復國光武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

半武始縣屬魏郡富平縣屬平原郡也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

議輒召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呂純兼

虎賁中郎將數被引見一日或至數四過三以至於四也純呂宗廟未定昭

穆失序十九年迺與太僕朱浮各奏言陛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
誅鉏暴亂興繼祖宗竊已經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革而名
為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帝已來宗廟奉祠高皇帝為
受命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武皇帝為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
四世推南頓君已上盡於春陵節侯南頓令欽即光武之父禮為人後者
則為之子既事太宗則降其私親太宗謂元帝也據代相承高祖至元帝八代光武即高帝九代孫已代數相推故繼體元帝故
曰既事太宗下又云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又曰自元帝已上祭于洛陽今禘祫高廟陳序
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竝列已卑廟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
國嗣無寄推求宗室已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
高帝已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已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
獨群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已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采
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已宣元成哀平五

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可親奉祠成帝已下有司
行事別為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群臣奉祠已明
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之是時宗廟未備自元帝已上祭于洛
陽高廟成帝已下祠于長安高廟其南頓四世隨所在而祭焉明
年純代朱浮為太僕二十三年代杜林為大司空在位慕曹參之
迹務於無為選辟掾史皆知名大儒明年上穿陽渠引洛水為漕
上音時丈反陽渠在洛陽城南百姓得其利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
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宜據經典詳為其制純
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
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周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又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合祭
奈何毀廟主陳于太祖未毀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注云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也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
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為禘祭臣賢按平

帝元始三年春禘祭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助祭賜爵金帛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

亦行此禮續漢書曰十八年上幸長安詔太中行禘禮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

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之為言諦諦定

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已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四月乾卦明事

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自十八年至此謂可如禮施行已時

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時南單于及烏桓來降邊境無事百

姓新去兵革歲仍有年家給人足仍頻純已聖王之建辟雍所已崇

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論語曰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廢矣哉冉有曰既廢矣又何加焉曰迺案七

經識明堂圖識驗也解見光武紀七經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河間古辟雍記孝武太山明堂

制度武帝時河間獻王德獻雅樂對三雍宮有其書記也又武帝封太山濟南人公玉帶及

平帝時議平帝時起明堂徵天下通一藝以上皆議下公車也欲具奏之未及上會博士桓榮上言

宜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太常而純議同榮帝迺許之三十年純

奏上宜封禪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已告成功焉

禮記曰因各山升中于天鄭玄注曰謂巡狩至于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樂動聲儀曰已雅治人風成於頌

有周之盛成康之間郊配封禪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

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

內之亂修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

兩施易曰雲行雨施黎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祜四方來賀下武之詩也鄭

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德在東宮爾雅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建武三

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已二月

東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勳復祖統報天神禪梁父祀地祇

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迺東巡岱宗已純視御史大

夫從視比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武帝元封元年封禪儀令侍中皮弁摺紳射牛行事封廣丈二高一尺有玉牒書書祕其事皆

後漢三十五

三

禁禪肅然天子親拜衣上黃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之屬也

三月薨諡曰節侯子奮嗣

奮字穉通父純臨終勅家丞曰司空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

東觀記曰家丞各歛

奮兄根少被病光武詔奮嗣爵奮稱純遺勅

固不肯受帝曰奮違詔勅收下獄奮惶怖迺封永平四年隨例

歸國奮少好學節儉行義常分損租奉

奉音扶用反

瞻卹宗親雖至傾匱

而施與不怠十年儋耳降附

儋耳部武帝置故城即今儋州義倫縣也

奮來朝上壽引見宣

平殿應對合旨顯宗異其才曰為侍祠侯

名臣子孫侍祠封侯解曰鄧禹傳

建初元年

拜左中郎將轉五官中郎將遷長水校尉七年為將作大匠章和

元年免承元元年復拜城門校尉四年遷長樂衛尉明年代桓郁

為太常六年代劉方為司空時歲災旱祈雨不應迺上表曰比年

不登人用飢匱今復久旱秋稼未立也陽氣垂盡歲月迫促夫國

臣民為本民曰穀為命政之急務憂之重者也臣蒙恩尤深受職

過任夙夜憂懼章奏不能款心願對中常侍疏奏

疏猶條錄也

即時引見

復口陳時政之宜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收洛

陽令陳歆即大雨三日奮在位清白無它異績九年曰病罷在家

上疏曰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尤

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

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禮記樂記孔子之辭也

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

子夏曰禮曰修外樂曰制內丘已矣夫

禮稽命徵少一辭也宋均注云修外飾容貌也修內者心性也已矣夫恨不制

樂也

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厝其手足臣

曰為漢當制作禮樂是曰先帝聖德數下詔書愍傷崩缺而眾儒

不達議多駁異臣累世台輔

奮七代祖湯武帝時為御史大夫六代祖子儒宣帝時為衛將軍領尚書入純光武時為司空

而大

先死謂木死之前也

十三年更召拜太常復上疏曰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

見曹衰傳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禮記樂記之文功成化之同謹條禮樂異議

三事願下有司曰時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而

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詔曹褒章帝初曹褒於依準舊典凡百五十篇奏之也今陛下

但奉而成之猶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為制誠無所疑周公制禮皆斟酌文

武之美德為之等制不自述也今先帝已詔曹褒非陛下出意何所疑而不為也詩頌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曰溢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又曰執事武王無競維烈也久執

謙謙令大漢之業不曰時成非所曰章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

為後世法帝雖善之猶未施行其冬復曰病罷明年卒於家子甫

嗣官至建城門候建城門洛陽南面西門也當洛水浮橋漢官儀曰候一人秩六百石也甫卒子吉嗣永初三

年吉卒無子國除自昭帝封安世至吉傳國八世張安世字子孺昭帝時為右將軍始封富平侯

卒子延壽嗣卒子勃嗣卒子臨嗣卒子放嗣卒子純嗣建武初收封土以始侯卒子奮嗣卒子甫嗣卒子吉嗣無子國除此言八代者除安世始封也經歷篡亂二百

年間篡亂謂王莽也張子孺昭帝元鳳六年封至永初三年合一百八十二年故曰間也未嘗譴黜封者莫與為比

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前書沛人慶普字季公為東平建大傳受禮於后舍號慶氏禮也

武中為博士從巡狩岱宗定封禪禮還受詔議立七廟三雍大射

養老禮儀五帝及天地為七廟三雍以下解見明帝紀顯宗即位充上言漢再受命仍有封禪

之事而禮樂崩闕不可為後嗣法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

禮記正文也言損益不同大漢當自制禮曰示百世帝問制禮樂云何充對曰河圖

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

樂名予帝善之下詔曰今且改太樂官曰太子樂歌詩曲操曰俟

君子操猶曲也劉向別錄曰君子因雅琴之適故從容曰致思焉其道閉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言遇災害不失其操也拜充侍中作章句

辯難於是遂有慶氏學褒少篤志有大度結髮傳充業博雅疎通

尤好禮士常憾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

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初舉孝

廉再遷圉令圉縣屬陳留故城在今汴州雍丘縣南也曰禮理人曰德化俗時它郡盜徒五

人來入圉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疾惡風縣殺之褒勅

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臯陶不為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

諸公禮雜記云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曰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

府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遂不為殺

嚴奏褒奭弱免官歸郡為功曹徵拜博士會肅宗欲制定禮樂元

和二年下詔曰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呂光十一呂興九謂光武十謂明

尚書璇璣鈴曰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緯本文云使帝王受命用

唐之文化洽作樂名斯予末小子託于數終曷呂續興崇弘祖宗仁濟元

元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象宋均注曰堯巡省于河洛得龜前之圖書舜受

立將起之象凡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禪後習堯禮得之演以為考河命題五德之期

三篇在中候也況予頑陋無呂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

中心慙焉褒知帝旨欲有興作迺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

不制禮作樂呂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呂救世俗致禎祥

為萬姓獲福於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竝臻制作之符甚於

言語言明白也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不顯祖宗盛德之美章下太常太常

巢堪呂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作帝知群寮拘攣難與圖治

拘攣猶拘束也前書鄒朝廷禮憲宜時刊立明年復下詔曰朕呂不德膺

祖宗弘烈迺者鸞鳳仍集麟龍竝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赤草之

類紀於史官赤草即朱草也大戴禮曰朱草日生一葉朕夙夜祇畏上無呂彰

於先功下無呂克稱靈物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

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褒省詔迺歎息謂諸生曰昔奚斯頌

魯韓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考甫詠殷正考甫孔子之先夫人臣依義顯君

竭忠彰主行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哉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

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從駕南巡既還呂事下三公未及奏詔召

玄武司馬班固按明每門司馬一人秩比千石也

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傍三年

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言相爭不定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

一夔足矣夔堯樂官也呂氏春秋曰魯哀公問于孔子曰樂正夔一足矣章和元年正月迺召褒詣嘉德門

令小黄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褒曰此制散略多

不合經散略猶疎略也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

受命迺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識記之文撰次天子至

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爲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

年十二月奏上帝曰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會帝

崩和帝即位褒迺爲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擢褒監羽林左

騎漢官儀曰羽林左騎秩六百石領羽林屬光祿勳也永元四年遷射聲校尉後太尉張酺尚書張

敏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

不行褒在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者百餘所褒親自履行問其意

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不得埋掩褒迺愴然爲

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祀之遷城門校尉將作大匠時有

疾疫褒巡行病徒爲致醫藥經理饘粥多蒙濟活七年出爲河內

太守時春夏大旱糧穀湧貴褒到迺省吏并職退去姦殘澍雨數

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流冗皆還後坐上災害不實免有頃徵再

遷復爲侍中褒博物識古爲儒者宗十四年卒官作通義十二篇

演經雜論百二十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

學遂行於世

論曰漢初天下創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採經禮參酌秦法雖適

物觀時有救崩救然先王之容典蓋多闕矣容禮容也典法則也謂行禮威儀俯仰之容貌也文帝時魯徐

生曰容爲禮官孫襄亦善爲容容或作宏義亦通也

是曰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懷憤歎息所不

能已也賈誼等曰叔孫通禮制疎略並尚書對策請更改作皆不從所以歎息也班固曰今大漢久曠大義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歎也見前書資文

宣之遠圖明懿美而終莫或用

資用也言用文帝宣帝美略遠猷而終不能

故

知自燕而觀有不盡矣

禮記曰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有不盡矣言未備也

季章永言前王明發興作

明發謂發夕至明也詩曰明發不寐

專命禮臣擬定國憲洋洋

乎盛德之事焉

美也

而業絕天算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

業絕天算謂章帝晏

駕也議黜異端謂張輔等奏衰擅制禮遂不行也

夫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所曰咸莖異

調中都殊絕

咸咸池黃帝樂也莖六莖顓頊樂也見前書異調言古今不同也中都魯邑名也家語曰孔子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殊絕猶斷絕也言古樂不

同舊禮亦絕也

況物運遷回情數萬化制則不能隨其流變品度未足定其

滋章

言時代遷移繁省不定也斯固世主所當損益者也且樂非襲襲而新音代起

律謝臯蘇而制令亟易

夔舜樂官襄魯樂官也臯陶虞十官蘇忿生周武王之司寇也

修補舊文獨何猜

焉

言刑樂數改而禮云禮云曷其然哉歎其不能定也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玄少為

鄉膏夫

前書曰鄉有膏夫掌聽訟收賦稅也

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

宗

鄭玄別傳曰玄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開通玄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遂造太學受

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

三統歷劉歆所撰也九章算術周公作也凡有九篇方田一粟米一差分二步廣四均輸五方程六撈要七盈不足八鉤股九

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

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呂山東無足問者迺西入關因

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

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迺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

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迺召見於樓上

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

矣

前書曰田何受易于丁寬學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迺歸鄉里家貧客耕東

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迺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

俱被禁錮

嵩字賓實見趙岐傳

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

遂著公羊墨守

言公羊義理深遠不可駁難如墨翟之守城也

左氏膏肓

說文曰膏隔也心下為膏喻左氏之疾不可為也

穀梁

遂著公羊墨守

駁難如墨翟之守城也

左氏膏肓

說文曰膏隔也心下為膏喻左氏之疾不可為也

穀梁

廢疾玄迺發墨守鉞膏盲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

矛曰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

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已進權威不敢違意

遂迫脇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

已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

千後將軍袁隗表為侍中已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履履

造門履謂納履木正也之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管仲相桓公制

國為二十一鄉工商鄉六士鄉十越有君子軍皆異腎之意也吳越相攻越王句踐乃中分其師為

左右軍已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

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

隱耀世如其高皆悉稱公吳公文帝時為河南守鄧公景帝時為謁者僕射太史公

維南山已待天下之定漢興迎而致之也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

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

侈其門閭一節謂決獄也昭帝時東海于公為縣獄吏決獄平郡為生立祠號曰丁公祠先

子孫必有與者也矧迺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

為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為趙相道斷不至趙王虔之相也會黃

巾寇青部迺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已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

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

後嘗疾篤自慮已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群弟所容

去廝役之吏廝役也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

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處逸謂處士隱逸之大儒遂博稽六藝

粗覽傳記時覩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迺歸供養假田播殖已

娛朝夕遇閹尹擅執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

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比牒猶連牒也併名謂齊名也

言連牒齊名被召者并為宰相也併音步鼎反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式用也序列也吾

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度幾

呂竭吾才故聞命固從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

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傳家謂家事傳子孫也曲禮曰

七十老而傳今我告爾呂老歸爾呂事將閒居呂安性覃思呂終業自非

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

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熒熒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

之道研讜勿替敬慎威儀呂近有德詩大雅民勞篇之言也顯譽成於僚友德行

立於已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

雖無紘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謂頻被辟不就也自樂呂論贊之功廢不遺

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呂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群書率皆腐敕

不得於禮堂寫傳定與其人其人謂好學者也前書馬遷曰僕誠已著此書傳之共人也日西方暮其可

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非飲食薄衣服節夫二

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表紹總兵冀州

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迺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

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竝有才說見玄儒者未呂通人

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

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

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呂四科四科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顏淵閔子騫及子游子夏並見論

語也回賜之徒不稱官闕劭有慙色紹迺舉玄茂才表為左中郎將

皆不就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迺病

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

北齊劉晝高才不過傳論曰辰為龍巳為蛇歲至龍蛇賢人嗟玄以望台之災謂此也既寤呂識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

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度

官度津名也在今鄭州中牟縣北前書音義曰於

度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

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已下嘗受業者綴經赴會

千餘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

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

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

議答臨幸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案謝承書載玄所注與此略同玄質於辭

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孰稱為純儒齊魯間宗之其門人

山陽郝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

淵任嘏慮字鴻豫基字伯興魏鎮南將軍安樂鄉侯琰字季珪魏東西曹掾遷中尉淵字子尼魏司空掾遷太僕嘏字昭光魏黃門侍郎也時竝童幼玄

稱淵為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玄惟一子

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

遺腹子玄曰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魏氏春秋曰小同高貴鄉公時為侍中嘗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埃塵也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

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稟受滯固猶固執也言學者各守所見不疏通也異端紛紜互

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迺百餘萬言學徒

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括結也易坤卦曰括囊无咎也刪

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

訓而長於玄王父祖父也爾雅曰父之父為王父也范曄祖父父甯字武子晉武帝時為豫章太守經義每以玄為長也常曰為仲尼之

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竝專曰鄭氏家法云言甯教授專崇鄭學也

贊曰富平之緒承家載世載重也易師卦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也伯仁先歸釐我國家祭釐理也言

純釐理禘禘之祭也玄定義乖褻修禮缺孔書遂明漢章中輟孔書謂六經也輟止也中輟謂曹褻禮不行也

如廁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答曰不見
文王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駝之
唐章懷太子賢註

其言入何
 今議者欲先定赤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爭其末恐
 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小白齊桓公也春秋齊小白入于齊公羊傳曰易為以國氏當國也
 政而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久不撫之臣恐百姓離心盜賊復起矣
 西雄桀爭誅王莽開關郊迎者何也山西謂陝山以西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
 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權政未施更始起南陽南陽屬荆州故曰荆楚也一朝建號而山
 已興為長史令還奉迎遷都更始諸將皆山東人咸勸留洛陽與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
 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東觀記曰興從博士金于嚴為左氏春秋天鳳中王莽將門人
 從劉歆講正大義左氏義也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歷
 三統歷劉歆撰謂夏殷周歷也
 更始立呂司直李松行丞相事先入長安松
 鄭范陳賈張列傳第二十六
 後漢書三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註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
 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東觀記曰興從博士金于嚴為左氏春秋天鳳中王莽將門人
 從劉歆講正大義左氏義也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歷
 三統歷劉歆撰謂夏殷周歷也
 更始立呂司直李松行丞相事先入長安松
 鄭范陳賈張列傳第二十六
 後漢書三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註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
 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東觀記曰興從博士金于嚴為左氏春秋天鳳中王莽將門人
 從劉歆講正大義左氏義也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歷
 三統歷劉歆撰謂夏殷周歷也
 更始立呂司直李松行丞相事先入長安松
 鄭范陳賈張列傳第二十六
 後漢書三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註

其言入何
 今議者欲先定赤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爭其末恐
 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小白齊桓公也春秋齊小白入于齊公羊傳曰易為以國氏當國也
 政而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久不撫之臣恐百姓離心盜賊復起矣
 西雄桀爭誅王莽開關郊迎者何也山西謂陝山以西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
 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權政未施更始起南陽南陽屬荆州故曰荆楚也一朝建號而山
 已興為長史令還奉迎遷都更始諸將皆山東人咸勸留洛陽與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
 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東觀記曰興從博士金于嚴為左氏春秋天鳳中王莽將門人
 從劉歆講正大義左氏義也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歷
 三統歷劉歆撰謂夏殷周歷也
 更始立呂司直李松行丞相事先入長安松
 鄭范陳賈張列傳第二十六
 後漢書三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註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
 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東觀記曰興從博士金于嚴為左氏春秋天鳳中王莽將門人
 從劉歆講正大義左氏義也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歷
 三統歷劉歆撰謂夏殷周歷也
 更始立呂司直李松行丞相事先入長安松
 鄭范陳賈張列傳第二十六
 後漢書三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註

國家之守轉在函谷言若不早都關中有人先入則國家鎮守轉在函谷也雖臥洛陽庸得安枕乎

庸用也更始曰朕西決矣拜興為建議大夫使安集關西及朔方涼益

三州還拜涼州刺史會天水有反者攻殺郡守興坐免時赤眉入

關東道不通興迺西歸隗囂虛心禮請而興恥為之屈稱疾不起

囂矜已自飾常已為西伯復作西伯文王也作起也迺與諸將議自立為王興

聞而說囂曰春秋傳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囂耳不聽五聲之和

為囂左傳富辰諫周襄王之辭問者諸將集會無迺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之聽無

迺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已睿聖三分天下尚服

事殷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及武王即位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皆曰紂可伐

矣武王已未知天命還兵待時史記曰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人皆曰紂可伐矣王曰汝未知天命乃還師後聞紂

殺比干囚箕子乃告諸侯以代之故曰待時也高祖征伐累年猶已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

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

無迺不可乎惟將軍察之囂竟不稱王後遂廣置職位已自尊高

興復止囂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

所當制也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已假人左傳杜預注曰器車服名爵號也不可已假

人者亦不可已假於人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囂

病之而止病由難也及囂遣子恂入侍將行興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

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囂曰前遭赤眉之亂已將軍僚舊故

敢歸身明德興嘗為涼州刺史囂為西州將軍故曰僚舊也幸蒙覆載之恩復得全其性命興聞

事親之道生事之已禮死葬之已禮祭之已禮奉已周旋弗敢失

墜周旋由遵奉也左傳季文子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奉已周旋弗敢失墜也今為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已

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已親為餌餌由釣也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囂曰

囂將不足留故邪興曰將軍據七郡之地七郡天水隴西武威張掖酒泉敦煌金城擁堯胡

之眾已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為專命之使入必為鼎

足矣

足之臣與從俗者也不敢深居屏處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

軍求入何患不親此興之計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為父母請不可

呂已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竊曰幸甚促為辦裝遂令

與妻子俱東時建武六年也侍御史杜林先與興同寓隴右迺薦

之曰竊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左傳趙襄曰臣亟聞鄭穀之言好矣郊穀悅禮樂而敦詩書也好

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左傳子產辨黃熊晉侯聞之曰嗚呼君子也觀射父楚大夫也對昭

王以重黎義和事見國語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燕翼宣王而詩人悅喜

大夫明年三月晦日食與因上疏曰春秋曰天反時為災地反物

為妖人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左傳晉伯宗之辭天反時為災謂寒暑易節也地反物為妖謂群物失性也往年呂

來謫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按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

戌朔日有食之杜預注曰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則侵陽也傳曰日過分而未至言過春分而未

至也二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於是百官降物降物素服君不舉不舉盛饌避移時避正寢過日食時也

樂用鼓奏鼓代鼓祝用幣用幣於社史用辭用辭自責也此呂上皆左傳載魯大夫答季平子之詞也今孟夏純乾

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

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左傳晉士文伯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

三而已一日擇人二日因人三日從時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已之明因人之心也齊

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郟穀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

也史記曰桓公與兄子糾爭位糾使管仲將兵遮道射桓公鉤帶及桓公即位任政於管仲也又晉文公自秦歸國懷公故臣郟穀謀燒公宮殺文公宦者勃鞞告之後文公以郟穀為中軍帥穀即郟芮之族文公不以為仇而任焉言唯賢是用不私其私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

空者而不呂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若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

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呂成屈已從眾之德呂濟群臣

讓善之功齊成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

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

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

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

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

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

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

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

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已來率多寒日正月夏之四月此亦急咎之罰書曰急恒寒若

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

仍見此迺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剋之政

垂意洪範之法剋能也柔剋謂和柔而能立事也尚書洪範曰高明柔剋博採廣謀納群下之策書奏

多有所納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已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

為讖帝怒曰卿之不為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

無所非也帝意迺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然已不善

讖故不能任九年使監征南積弩營於津鄉征南將軍岑彭積弩將軍傅俊屯津鄉以拒公孫述津鄉在今

荆州也會征南將軍岑彭為刺客所殺興領其營遂與大司馬吳漢俱

擊公孫述述死詔興留屯成都頃之侍御史舉奏興奉使私買奴

婢坐左轉蓮勺令蓮勺縣屬左馬翊故城在今同州下邳縣東北蓮音輦勺音酌是時喪亂之餘郡縣殘荒

興方欲築城郭修禮教已化之會已事免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

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斟酌謂取其意指也世言左

氏者多祖於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興去蓮勺後

遂不復仕客授闕鄉闕音開古字也建安中改作闕三公連辟不肯應卒於家子眾

眾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

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

賁中郎將梁松已縑帛聘請眾欲為通義引籍出入殿中眾謂松

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

受松復風眾已長者意不可逆眾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

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强也及梁氏事敗梁松坐縣飛書誹謗下獄死事見梁統傳也賓客多

坐之唯眾不染於辭永平初辟司空府已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

司馬漢官儀曰越騎司馬一人秩千石也復留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

遣眾持節使匈奴眾至北庭虜欲令拜眾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

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眾眾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迺更發使隨
眾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眾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所
要致漢使者欲已離南單于之眾堅三十六國之心也武帝開通西域本三十六國
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
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信音申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
其群臣駁議者不敢復言駁議謂勸單于歸漢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
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
眾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為患明帝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柏帝不從復遣眾眾
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
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氍毹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
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眾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
切責眾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眾與單于

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眾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迺復召眾為
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為中郎將使護
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巳校尉眾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修
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年代鄧彪為大司農
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眾諫曰為不可武帝時國用不足乃賣鹽鐵置官以主之昭帝罷之今議欲復之詔
數切責至被奏劾眾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曰清正稱其後受詔
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官子安世亦傳家業為長樂未央殿令
續漢志曰殿令一人秩六百石延光中安帝廢太子為濟陰王安世與太常桓焉太僕
來歷等共正議諫爭及順帝立安世已卒追賜錢帛除子亮為郎
眾曾孫公業自有傳

范升字辯卿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
梁丘易老子教授後生宣帝時梁丘賀之為也王莽大司空王邑辟升為議曹史

時莽頻發兵役徵賦繁興升迺奏記邑曰升聞子呂人不聞於其

父母為孝臣呂下不非其君上為忠論語孔子曰季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問非也言子騫之孝化其父

明兄弟言人無非之者忠臣事君有過即諫在下無有非君者是忠臣也今眾人咸稱朝聖皆曰公明蓋明者無不

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雷霆而朝云不

見公云不聞則元元焉所呼天公呂為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

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可呂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呂

遠者不服為至念升呂近者不悅為重憂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

馳驚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誡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後出益可怪晚發

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躍

斛至數千吏人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人也如此則胡貊守關

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王莽時青徐二郡為寇號青徐賊升有一言可呂解天下倒懸

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雖然其言而竟不

用升稱病乞身邑不聽令乘傳使上黨升遂與漢兵會因留不還

建武二年光武徵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上疏讓曰臣與博士梁

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丘易二臣年竝耆艾經學深明而臣不

呂時退與恭竝立深知羌學又不能達達進也慙負二老無顏於世誦

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呂為人師願推博士呂避恭羌帝不

許然由是重之數詔引見每有大議輒見訪問時尚書令韓歆上

疏欲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費直字長翁善易長於卦筮見前書詔下其議四年正

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

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

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日中迺罷升

退而奏曰臣聞主不稽古無呂承天臣不述舊無呂奉君陛下愍

學微缺勞心經藝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

士群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曰比類

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沛人高相善易與費直同時見前書春秋之家又有騶夾

前書曰騶氏無師夾氏未有其書也如今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竝復

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

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論語孔子之言弗叛言不違道也夫學而不

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曰文約我曰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

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

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友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

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

尚周流遊觀至於知命自衛及魯迺正雅頌孔子曰魯哀公十一年自衛還魯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迺

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見史記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

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文也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穀梁傳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已天下之事所已異者已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易下繫之

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今言理也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

凡十四事時難者已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

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已下博士後升為出

妻所告坐繫得出還鄉里永平中為聊城令坐事免卒于家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也廣信故城在今梧州蒼梧縣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

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父欽字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自名陳氏春秋故曰別也賈護字季君並見前書也王莽

從欽受左氏學已欽為馱難將軍馱一葉反元少傳父業為之訓詁銳精

覃思至不與鄉里通已父任為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

為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已為左氏淺末不宜

為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已為左氏淺末不宜

立元聞之迺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撥理也語見公羊傳深愍

經藝謬雜真偽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群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

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

專已盡之群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

辭曰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與猶遂為異家之所覆冒夫

至音不合眾聽故伯牙絕絃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相與為友子期死伯牙

寶不同眾好故下和泣血下和得寶玉獻楚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則其右足武王

況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

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

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嫌黷微辭曰

年數小差擬為巨謬嫌黷也首丁括反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抉瑕擿釁

抉首於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大戴記小辯篇孔子曰小

道升等又曰先帝不呂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

愚曰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

當營洛邑盤庚都耿自耿遷于殷文王都鄴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

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

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

論而穀梁氏興石渠閣以藏祕書在未央殿北宣帝甘露二年至今與公羊並存

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眾至於

拜下則違之論語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

從儉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時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

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離朱黃帝時明目者也一號離婁慎師曠不

為新聲易耳桓譚新論曰晉師曠善知音衛靈公將之晉宿於濮水之上夜聞新聲召師

涓告之曰為我聽寫之曰臣得之矣遂之晉晉平公饗之酒酣靈公曰有新

臣聽泰故於上拜今從下禮之恭也

聲願奏之乃令師涓鼓琴未終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藝眷顧儒

雅採孔子下拜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

先聖之積結泚汰學者之累惑泚汰猶洗濯也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

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呂褐衣召見俯伏庭

下褐織毛為布貧者之服也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

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

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帝呂元新

忿爭通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呂左氏之立論議謹譁

自公卿已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元呂才高著名辟司

空李通府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祭三公事下三

府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言以臣為師以臣為賓也故武王呂太公為

師齊桓已夷五為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論語文也近則高帝

優相國之禮蕭何為相國高帝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太宗假宰輔之權太宗季文也申屠嘉為丞相坐府召太中大夫鄧通

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呂偷天下偷竊也

況已自喻不信群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呂刺舉為明徵訐

為直至迺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王莽時開吏告其將以婢告其主罔密法峻

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為世戮董忠為王莽大司馬共劉歆等謀誅莽事後覺

也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呂文王有

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尚書曰文王自朝至日中晏不遑暇食史記曰伯禽封魯周公誡之曰我文王之弟成王之叔父

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

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

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

之宣下其議司寇也李通罷元後復辟司徒歐陽歙府數陳當世便

事郊廟之禮帝不能用呂病去年老卒於家子堅卿有文章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九世祖誼文帝時為梁王太傅為文帝子梁王

曾祖父光為常山太守宣帝時召吏二千石自洛陽徙焉父徽傳也

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暉風俗通曰塗暉

塗山氏之後暉字子真受尚書於胡常見前書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

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曰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為古

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五家謂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彥等皆為穀梁見前書也自為兒童常在太學

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

愷悌多智思做儻有大節愷樂也悌易也言有和樂簡易之德也儻卓異也尤明左氏傳國語為

之解詁五十一篇左氏三十篇國語二十一篇也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

祕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召問臨邑侯

劉復臨邑東郡縣也復齊武王伯升孫北海王興子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迺召見逵問之

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鸞鸞在岐鸞鸞鳳之别名也周大夫內史過對周惠王曰周之興也鸞鸞鳴于岐山事見國語宣

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仍頻也宣帝時神雀再見改為年號後匈奴降服呼韓入朝也帝勅

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為郎與班固竝校祕書應對左右肅

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

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

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

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

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

權變左傳宋人執鄭祭仲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許之遂出昭公而立厲公杜預注云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見誘被拘廢長立少故書各罪之公羊傳曰祭仲者何鄭之相也何以不名

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其知權奈何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

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古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左傳紀

季以鄆入于齊紀侯大去其國賈逵以為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國乃肯兄歸仇書以譏之公

羊傳曰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服罪也其服罪奈何請後立廟以存姑姊

妹左傳楚平王將殺伍奢召伍尚伍員曰來吾免而父尚謂員曰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

之奔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父不可棄名不可廢子胥奔吳遂以吳師入郢卒復父仇公羊傳

曰父受誅子復仇推刃之道也公羊不許子胥復仇是不深父也左傳曰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

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不可滅也

以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公羊傳冬黑肱以濫來奔又何以無邪斐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好地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

其相殊絕固曰甚遠而寬抑積久莫肯分明臣曰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詰藏之祕書建平中

帝年也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

排擯却也劉歆建立左氏哀帝令歆與諸儒講論其義諸博士不肯置對歆乃移書太常以責之故被排擯事

重讎至光武皇帝重逆眾心故出歆為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為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

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

戴天子加之以恭又曰君命天也天可仇乎委質策名賦乃辭也又教子貳何以事君又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以有無父之國則可是崇君父卑臣子也左氏王人雖微序在諸侯之上又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是強幹弱枝也又曰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史記曰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

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

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曰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

春秋晉大夫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

代黃帝而堯不得為火德

左氏曰黃帝氏以雲紀少昊氏以鳥紀是以少昊代黃帝也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注曰朱宣少昊也

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垂萬世則

瑞雜還

所遺失矣

顏之學見與簡紙經傳各一通竹簡及紙也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賜呂校書

例多特呂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

無人事於外無人事謂不廣交通也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屢數也空乏也史記曰伯夷叔

齊孤竹君之子也隱於首陽山卒餓死也

逵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

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為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

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并作周官解故轅固齊人也為齊詩申公魯人也為魯詩韓嬰為韓詩毛長為詩故謂齊魯韓詩也

遷逵為衛士令北宮衛士令人掌南北宮秩比六百石見續漢志也八年迺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

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

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千乘王沈宜帝子也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

欣羨慕焉和帝即位永元三年呂逵為左中郎將八年復為侍中

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甚見信用逵薦東萊司馬均

陳國汝郁帝即徵之竝蒙優禮均字少賓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

應碎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祝詛也東觀記曰祝少賓乎心不直者終不敢祝也不直者終無敢言位至侍中呂老病乞身帝賜呂大

夫祿歸鄉里郁字叔異性仁孝東觀記曰郁年五歲母病不能食郁常抱持啼哭亦不食母憐之強為飯宗親共異之因字曰異也

及親歿遂隱處山澤後累遷為魯相呂德教化百姓稱之流人歸

者八九千戶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誅書

連珠酒令凡九篇學者宗之後世稱為通儒應劭風俗通義曰授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綱紀國體原本要

化此通儒也然不修小節當世呂此頗譏焉故不至大官永元十三年卒

時年七十二朝廷愍惜除兩子為太子舍人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為諸儒宗亦徒有呂焉爾言賈雖為儒

宗而不為帝所重故桓譚呂不善識流亡鄭興呂遂辭僅免賈逵能附會

文致最差貴顯賈逵附會文致謂引左氏明漢為堯後也世主曰此論字悲矣哉言時主不重經而重識也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入飲食自然

後漢書卷三十一

合禮鄉人號為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

能也霸曰我饒為之故字曰饒焉饒猶益也後就長水校尉樊儵受嚴氏

公羊春秋遂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

呂就學焉舉孝廉光祿主事稍遷光祿勳之主事也見漢官儀永元中為會稽太守

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松等奉後為潁川太守松為司隸校尉

並有名稱其餘有業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呂千

數道路但聞誦聲初霸呂樊儵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迺減定為

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霸始到越賊未解郡界不寧迺移書開購

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曰棄我戟捐我矛

盜賊盡吏皆休視事三年謂掾吏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蓋

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史記蔡澤之辭也易豐卦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也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

病後徵四遷為侍中時皇后兄虎賁中郎將鄧騭當朝貴盛聞霸

名行欲與為交霸逡巡不答眾人笑其不識時務後當為五更會

疾卒年七十遺勅諸子曰昔延州使齊子死羸博因坎路側遂已

葬焉羸博一縣名屬泰山郡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於羸博之間因葬焉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塋可止此葬

足臧髮齒而已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

不善加已直為受之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縣因遂家焉將作大

匠翟醜等與諸門人追錄本行諡曰憲文中子楷

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

夙儒偕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及貴戚之家皆起舍

巷次已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家貧無已為業

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者輒還鄉里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

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

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五府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漢安元年順帝特

下詔告河南尹曰故長陵令張楷行慕原憲操擬夷齊

原憲魯人字子思孔子弟子清

約守節貧而樂道

輕貴樂賤窳跡幽藪高志確然獨拔群俗前此徵命盤桓

未至將主者翫習於常優賢不足使其難進歟郡時曰禮發遣楷復告疾不到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為三里霧自己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即位優遂行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詔獄積二年恒諷誦經籍作尚書注後曰事無驗見原還家建和三年詔安車備禮聘之辭曰篤疾不行年七十終于家子陵

陵字處冲官至尚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劔入省陵呵叱之令出勅羽林虎賁奪冀劔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曰一歲俸贖而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為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曰自罰也陵對曰

明府不曰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曰報私恩不疑有愧色弟

唐章懷太子賢註

玄字處虛沈深有才略曰時亂不仕司空張溫數曰禮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溫曰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等將行玄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說溫曰天下寇賊雲起豈不曰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曰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曰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溫聞大震不能對良久謂玄曰處虛非不悅子之言顧吾不能行如何玄迺歎曰事行則為福不行則為賊今與公長辭矣即仰藥欲飲之溫前執其手曰子忠於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為當然且出口入耳

之言誰今知之左傳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山在今汝州南及董卓乘

政聞之辟呂為掾舉侍御史不就卓臨之呂兵不得已彊起至輪

氏道病終輪氏縣屬潁川郡故城在今洛州洛陽縣城西南

贊曰中世儒門賈鄭名學衆馳一介爭禮既幄一介單使也左傳曰君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

升元守經義偏情較霸貴知止辭交戚里公超善術所舍成

市

中平二年賊呂卓亂謀軍出至京州熈章誅計支自田亂

支字漢書或將官不知曰執職不封匠空乘賊熈曰斷韜不道廷

相諷不自刻不自矜其獸息今申公憲曰將保恩不疑為河南尹舉

相諷不自刻不自矜其獸息今申公憲曰將保恩不疑為河南尹舉

相諷不自刻不自矜其獸息今申公憲曰將保恩不疑為河南尹舉

相諷不自刻不自矜其獸息今申公憲曰將保恩不疑為河南尹舉

相諷不自刻不自矜其獸息今申公憲曰將保恩不疑為河南尹舉

相諷不自刻不自矜其獸息今申公憲曰將保恩不疑為河南尹舉

相諷不自刻不自矜其獸息今申公憲曰將保恩不疑為河南尹舉

相諷不自刻不自矜其獸息今申公憲曰將保恩不疑為河南尹舉

相諷不自刻不自矜其獸息今申公憲曰將保恩不疑為河南尹舉

相諷不自刻不自矜其獸息今申公憲曰將保恩不疑為河南尹舉

相諷不自刻不自矜其獸息今申公憲曰將保恩不疑為河南尹舉

相諷不自刻不自矜其獸息今申公憲曰將保恩不疑為河南尹舉

相諷不自刻不自矜其獸息今申公憲曰將保恩不疑為河南尹舉

相諷不自刻不自矜其獸息今申公憲曰將保恩不疑為河南尹舉

相諷不自刻不自矜其獸息今申公憲曰將保恩不疑為河南尹舉

相諷不自刻不自矜其獸息今申公憲曰將保恩不疑為河南尹舉

相諷不自刻不自矜其獸息今申公憲曰將保恩不疑為河南尹舉

相諷不自刻不自矜其獸息今申公憲曰將保恩不疑為河南尹舉

相諷不自刻不自矜其獸息今申公憲曰將保恩不疑為河南尹舉

相諷不自刻不自矜其獸息今申公憲曰將保恩不疑為河南尹舉

漢書

十四

桓榮丁鴻列傳第二十七

後漢書二十七

唐章懷太子賢註

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續漢志曰榮本齊人遷于龍亢至榮六葉東觀記曰榮本齊桓公後也桓公作伯支度用其諡立族命氏焉

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朱普字公文受業於平當為博士徒眾尤盛見前書貧窶

無資字林曰窶空也常客傭呂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至王莽篡

位迺歸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授徒眾數百人

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飢困而講論不

輟後復客授江淮間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

宗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迺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為虎賁中郎

將呂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從音七本師為誰湯對曰事沛國

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謝承書曰何湯字仲弓豫章南昌人也榮門徒常四百餘人湯為高弟以才明知名榮年四十

無子湯乃去榮妻為更娶生三子榮甚重之後拜郎中守開陽門候上微行夜還湯閉門不納更

從中東門入明且召諸大官賜食諸門侯皆奔俸建武十六年夏旱公卿皆憂露請雨洛陽令著

從中東門入明且召諸大官賜食諸門侯皆奔俸建武十六年夏旱公卿皆憂露請雨洛陽令著

從中東門入明且召諸大官賜食諸門侯皆奔俸建武十六年夏旱公卿皆憂露請雨洛陽令著

從中東門入明且召諸大官賜食諸門侯皆奔俸建武十六年夏旱公卿皆憂露請雨洛陽令著

車蓋出門湯將衛士鉤令車收案有詔免令官拜湯虎賁中郎將上官歎曰糾糾武夫公侯干城
何湯之謂也湯以明經當授太子推薦榮榮拜五更封關內侯榮嘗言曰此皆何仲弓之力也

拜為議郎賜錢十萬人使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

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

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閔揚州從事臯弘帝曰俞往汝

諧續漢書曰閔字作明俞然也然其所舉勅令往言汝能和諧此官謝承書曰臯弘字奉卿吳郡人也家代為冠族少有英才與桓榮相善子徽至司徒長史也因拜榮

為博士引閔弘為議郎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

儒衣溫恭有蘊藉蘊藉猶言寬博有餘也蘊音於問切辯明經義每曰禮讓相厭不曰辭

長勝人儒者莫之及厭服也音一葉反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

迺罷吹管奏雅頌也後榮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

曰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曰是愈見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宮

積五年榮薦門下生九江胡憲侍講迺聽得出旦一入而已榮嘗

寢病太子朝夕遣中傳問病賜曰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

無憂家室也不諱謂死也死者人之常故言不諱也後病愈復入侍講二十八年大會百官

詔問誰可傳太子者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

陰識可高也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

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

置傳者曰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

太傅而曰榮為少傅賜曰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

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榮曰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

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曰補益萬分今皇太

子曰聰叡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

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

臣汜再拜歸道續漢書曰三公東西曹掾四百石餘掾比一百石歸猶謝也太子報書曰莊曰童蒙學道

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

也

精豈能與於此此上二句周易之繫辭與音預況曰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

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前書下寬受學於田何學成何謝寬寬東下歸何謂門人曰易東矣是先師謝弟子

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韓詩外傳曰孔子行見臯魚哭孔子曰子非有喪何哭悲也臯魚曰吾少而好學周流諸侯以沒吾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

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見者親也孔子曰弟子識之於是門人辭歸者十有三也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君慎疾

加餐重愛玉體史記曰伏聞太后玉體不安君子於玉比德故以言也三十年拜為太常榮初遭倉卒

與族人桓元卿同飢厄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啜榮曰但自苦氣力

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為太常元卿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

之為利迺若是哉東觀漢記曰榮為太常元卿來候榮榮諸弟子謂曰平生笑盡氣力今何如元卿曰我安能知此哉顯宗即位尊

呂師禮甚見親重拜二子為郎榮年踰八十自呂衰老數上書乞

身輒加賞賜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南設几杖會百官驃騎

將軍東平王蒼呂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

太師在是東觀記曰時統經生避位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也既罷悉呂大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

禮若此永平二年三雍初成拜雍為五更三雍官也謂明堂靈臺辟雍也音義曰皆叶天人雍和之氣為之

故謂三雍五更解見明紀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為下說

下說謂下語而講說之也迺封榮為關內侯食邑五千戶東觀記曰榮以尚書授朕十有餘年詩云日就月將示我顯德行迺封之榮

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大醫相望於道及篤上疏謝恩讓

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呂林

茵帷帳刀劔衣被良久迺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

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於首山

之陽首陽山在今偃師縣西北也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都講生八人補二百石其

餘門徒多至公卿華嶠書曰榮弟子丁鴻學最高子郁嗣華嶠書曰榮長子

論曰張佚訐切陰侯呂取高位危言犯眾義動明后知其直有餘

也若夫一言納賞志士為之懷恥秦兵圍趙時魯仲連在趙因說令退兵至平原君趙勝乃以千金為竹連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

之士者能排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為也遂去身不復見見史記受爵不讓風人所已興歌詩小雅角弓篇

受爵不讓風人所已興歌

角弓篇

角弓篇

角弓篇

曰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風人猶詩人也而失廷議爭援自居全德佚諫云當田天下之賢才而乃自當其任故曰自居全德全德言無玷缺也莊

子曰是謂全德意者呂廉不足乎昔樂羊食子有功見疑西巴放麕呂罪作

傳並解見吳漢傳蓋推仁審偽本乎其情君人者能呂此察則真邪幾於辨

矣幾近也鉅依反

郁字仲恩少呂父任為郎敦厚篤學傳父業呂尚書教授門徒常

數百人榮卒郁當襲爵上書讓於兄子汎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

悉呂祖入與之帝呂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見親厚常居中論經書

問呂政事稍遷侍中東觀記曰永平十四年為議郎遷侍中也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

校定於宣明殿華嶠書曰帝自制五行章句此言五家即謂五行之家也宣明殿在德陽殿後東觀記曰上謂郁曰卿經及先師致復文雅其冬上親於辟雍日講

所制五行章句已復令郁說一篇上謂郁曰我為孔子卿為子夏起子者商也又問郁曰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學孤兄子一人學方起上曰努力鈔之有起者即白之呂侍

中監虎賁中郎將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經遷越騎校尉詔勅

太子諸王各奉賀致禮郁數進忠言多見納錄東觀記曰皇太子賜郁鞍馬刀劔郁乃上疏皇太子

三伏見太子體性自然包含古今謙讓允恭天下共見郁父子受恩無以明益風肅宗即位

夜慙懼誠思自竭愚以為太子上當合聖心下當卓絕於眾宜思遠慮以光朝廷

郁曰母憂乞身詔聽呂侍中行服華嶠書曰郁上書乞身天子憂之有詔公卿議

詔郁以侍中行服也建初二年遷屯騎校尉和帝即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自

呂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禮記云天下之

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

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係周公在刑史佚在後太公

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呂慮無遺計舉無過事禮自

記以下至此以上皆大戴禮之文也切而不勤謂習與智長則常自切厲而不須勤勅若性猶自然也襁係也係小兒被也係當作祔古字通也史佚成王時史官名佚賢者也維持也遺失也

季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祭義夏侯勝等入

授於前平成聖德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治魯詩祭義河內潁人也為韓詩給事中夏侯勝魯人也字長公治歐陽尚書並見前書近建初

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酺等並自有傳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

資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為帝師

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召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
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爲詩
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竝入教授召崇本朝光示大化由是遷長
樂少府復入侍講頃之轉爲侍中奉車都尉永元四年代丁鴻爲
太常明年病卒郁教授二帝恩寵甚篤賞賜前後數百千萬顯於
當世門人楊震朱寵皆至三公鄧騭傳曰朱寵字仲山京兆人也篤
行好學從桓榮授尚書位至太尉初榮受
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長六百
亮云及榮入授顯宗
減爲二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
常章句子普嗣傳爵至曾孫郁中子焉能世傳其家學華嶠書曰郁六
子普延焉後鄧
良普嗣侯傳國至曾孫絕
鄭良子孫皆博學有才能 孫鸞曾孫彬竝知名

焉字叔元少召父任爲郎明經篤行有名稱永初元年入授安帝
三遷爲侍中步兵校尉永寧中順帝立爲皇太子召焉爲太子少

傅月餘遷太傅召母憂自乞聽召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者賜牛酒
奪服卽拜光祿大夫遷太常時廢皇太子爲濟陰王焉與太僕來
歷廷尉張皓諫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順帝卽位拜太傅與太尉
朱寵竝錄尚書事焉復入授經禁中因讎見建言宜引三公尚書
入省事省猶
視也帝從之召焉前廷議守正封陽平侯固讓不受視事三
年坐辟召禁錮者爲吏免復拜光祿大夫陽嘉二年代來歷爲大
鴻臚數日遷爲太常永和五年代王龔爲太尉漢安元年召日食
免明年卒於家弟子傳業者數百人黃瓊楊賜最爲顯貴焉孫典

華嶠書曰焉長子衡
早卒中子順順子典

典字公雅復傳其家業

華嶠書曰典十二喪父母事叔母如事親立
廉不取於人門生故吏問遺一無所受也

召尚書教

授潁川門徒數百人舉孝廉爲郎居無幾會國相王吉召罪被誅
相故人親戚莫敢至者與獨棄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

為立祠堂盡禮而去辟司徒表隗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及黃巾賊起榮陽典奉使督軍賊破還召悟宦官賞不行在御史七年不調華嶽書作十年後出為郎靈帝崩大將軍何進秉政典與同謀議三遷羽林中郎將華嶽書曰遷平津都尉鉤盾令羽林中郎將也獻帝即位三公奏典前與何進謀誅閹宦功雖不遂忠義炳著詔拜家一人為郎賜錢二十萬從西入關拜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車駕都許遷光祿勳建安六年卒於官

鸞字始春焉弟子也

東觀記曰鸞父良龍舒侯相也

少立操行襁袍糟食不求盈餘

東觀記曰

鸞貞亮之性著乎幼冲學覽六經莫不貫綜推財孤寡分賄友朋泰於待賢狹於養已常著大布襁袍糲食醋餐也

呂世濁州郡多非其人恥不肯仕年四十餘時太守向苗有名迹迺舉鸞孝廉遷為膠東令始到官而苗卒鸞即去職奔喪終三年然後歸淮汝之間高其義

復為已吾汲二縣令

東觀記曰陳留已吾長旬月間遷河內汲令

甚有名迹諸公竝薦復徵辟

拜議郎上陳五事舉賢才審授用黜佞倖省苑囿息役賦書奏御

悟內豎故不省已病免中平元年年七十七卒於家子曄

曄字文林一名嚴

東觀記嚴作嚴

尤修志介姑為司空楊賜夫人初鸞卒姑

歸寧赴哀將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曄心非之及姑勞問

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奉祠因縣發取祠具曄拒不受後每

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其貞伎若此

伎堅也

賓客從者皆抵其志行一

餐不受於人仕為郡功曹後舉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竝辟皆

不應初平中天下亂避地會稽遂浮海客交趾

東觀記曰嚴到吳郡揚州刺史劉繇振給穀食衣服

所之者悉不受後東適會稽住止山陰縣故魯相鍾離意舍太守王朗餉給糧食布帛牛羊一無所當臨去之際屋中尺寸之物悉疏付主人纖微不漏移居揚州從事屈豫室中中庭植樹一株遇實熟乃以竹藩樹四面風吹落兩實以繩繫著樹枝每當危亡之急其志彌固賓客從者皆肅其行也越人化其節至閭里不爭訟

為凶人所誣遂死于合浦獄

彬字彥林焉之兄孫也父麟字元鳳早有才惠華嶠書曰桓帝初為

議郎入侍講禁中曰直道許縣名今許州許昌縣也悟左右出為許令病免會母終

麟不勝喪未祥而卒年四十一所著碑誄讚說書凡二十一案篇虞文

章志麟文見在者十八篇有碑九首誄七首七說一首沛相郭府君書一首彬少與蔡邕齊名初舉孝廉拜尚書郎

時中常侍曹節女壻馮方亦為郎彬厲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

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為酒

黨事下尚書令劉猛猛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節大怒劾奏猛曰

為阿黨請收下詔獄在朝為之寒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

禁錮彬遂曰廢光和元年卒于家年四十六諸儒莫不傷之所著

七說及書凡三篇蔡邕等共論序其志僉曰為彬有過人者四風

智早成岐嶷也風早也岐行貌也嶷然有所識也詩曰京岐克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

高也辭隆從窳絜操也窳下也音鳥瓜反迺共樹碑而頌焉劉猛琅邪人桓

帝時為宗正直道不容自免歸家靈帝即位太傅陳蕃大將軍竇

武輔政復徵用之

論曰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為名儒曰取爵位謂伏生已後中興而桓氏

尤盛自榮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

相顯乎當世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論語云也為人者憑

譽曰顯物為己者因心曰會道桓榮之累世見宗豈其為己乎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父綝字幼春王莽末守潁陽尉世祖

略地潁陽潁陽城守不下綝說其宰遂與俱降世祖大喜厚加賞

勞曰綝為偏將軍因從征伐綝將兵先度河移檄郡國攻營略地

下河南陳留潁川二十一縣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

令各言所樂諸將皆占豐邑美縣唯綝願封本鄉或謂綝曰人皆

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綝曰昔孫叔敖勅其子受封必求堯堊之地

孫叔敖楚相也堯瑯瘠薄之地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封汝必無居今綝能薄功微得地利也楚越之間有瘠丘者甚惡可長有以食也事見呂氏春秋

鄉亭厚矣帝從之封定陵新安鄉侯食邑五千戶後徙封陵陽侯

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曰善論難為都講遂

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初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

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

迺挂縗絰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祿書不顧恩義弱而

隨師弱也生不供養死不飯哈皇天先祖竝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

茅土任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仲公盛之字也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

放棄逐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

榮甚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迺止而讓

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弟叔齊餓死于首陽之山吳札吳王壽

王專春秋衛靈公卒孫輒立父輒輿輒爭國公羊傳曰輒者曷為輒輿之子然則曷為不立命不以家事辭於王輒輿而立輒輿無道靈公逐之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於王事故駿引以為言也

今子曰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

悟垂涕歎息迺還就國開門教授鮑駿亦上書言鴻經學至行顯

宗甚賢之續漢書載駿書曰臣聞武王克殷封比干之墓表問容之間二人無功下車先承

平十年詔徵鴻至即召見說文侯之命篇周平王東遷洛邑晉文侯仇有輔

命之因以名篇事見尚書也賜御衣及綬稟食公車稟給也公車署在公車所在因以名與博士

同禮項之拜侍中十三年兼射聲校尉建初四年徙封魯陽鄉侯

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室成封桓郁賈逵等

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廣平王羨明帝子也東觀記曰與太常樓望少府

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

親稱制臨決鴻曰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歎

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東觀記曰上歎嗟其才號之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數受賞賜

賜錢二十萬續漢書亦同而此書獨作時人歎也

後漢三十七

擢徙校書遂代成封為少府門下由是益盛遠方至者數千人彭城劉愷北海巴茂九江朱儀皆至公卿元和三年徙封馬亭鄉侯

東觀記曰元和二年車駕東巡狩鴻以少府從上奏曰臣聞古之帝王統治天下五載巡狩至于岱宗柴祭于天望秩山川協時月正日同斗斛權衡使人不爭陛下守履蒸蒸奉承弘業祀五帝於明堂配以光武二祖四宗咸有告祀瞻望太山嘉澤降澍柴祭之日白氣上升與燎煙合黃口鳴群翔所謂神人以和答響之休符也上善焉又曰以盧郡為六安國所以徙封為馬亭侯

帝即位遷太常永元四年代表安為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政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

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彊盛侵

奪主執則日月薄食周室衰謂幽王時也皇甫即幽王后之黨也詩小雅曰皇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其類非一故言之屬也故

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十月之交詩小雅篇名也孔甚也醜惡也周之十月三十二變不空生各呂類應夫威柄不呂放下利器不呂假人

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月交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也日辰之義日為君辰為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金故其惡也春秋曰食二十六弑君

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呂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三桓謂季孫氏叔孫氏仲孫氏

三家皆出自魯桓公故言三桓並專權魯國至魯昭公遂為季氏所逐平子乃攝行君事田氏陳敬仲之後因自陳奔齊改為田氏遂執齊政至田和乃篡齊六卿謂晉之智氏中行氏范氏韓氏趙氏魏氏並專晉政韓趙魏卒三分晉國也諸呂謂呂產呂祿也產領南軍祿領北軍謀危劉氏故曰統嗣幾移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

德不得行其執也言親賢兼重方可執政孟子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也今大將軍雖欲勅身

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勅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

向私門此迺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已告人君間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易曰天垂象見

言凶故言見戒也月滿先節謂未及望而滿也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呂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

戲豫詩大雅也雷電震懼天怒也戲豫猶逸豫也不敵自逸所以敬天也若勅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銷滅

害除福湊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蔥

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於微細呂致其大恩不忍誨義

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呂為左官外附之臣前書左官附益

阿黨之法設左官者人道尚右舍天子而依託權門傾覆諂諛呂求容媚者宜

行一切之誅間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斂吏人遣使貢

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

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為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

呂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三光日月星也天道尚剛周易曰乾健也天道終日乾乾是其剛也王不可呂不彊

不彊則宰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呂塞天意書奏十餘日帝

呂鴻行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宮於是收寶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

弟皆自殺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

蠻夷者亦舉二人帝呂為不均下公卿會議鴻與司空劉方上言

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

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

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

從之六年鴻薨賜贈有加常禮子湛嗣湛卒子浮嗣浮卒子夏嗣

東觀記及續漢書夏字作夔也

論曰孔子曰泰伯三呂天下讓以無德而稱焉此上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泰伯周太王之

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八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泰伯

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

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

迺泰伯呂天下而違周伯夷率勅宗情呂去國竝未始有其讓也去

也未始猶未嘗也言泰伯伯夷率性故泰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

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已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徇營也言二子非故

立讓風以求聲譽故至德稱於前古後代之人直欲營慕其名而昧其深致所以激射詭誦之行生而取與之間多詐妄矣至夫鄧彪劉愷讓其弟

曰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於義不亦薄乎彪讓國異母弟荆及鳳愷以國讓弟憲帝皆許

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曰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原丁鴻之心主於忠愛平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

類乎徇名者焉贊曰五更待問應若鳴鐘禮記曰夙夜強學以待問又曰善待問者如接鐘扣之以

而不飾高論白虎深言日食春秋經書日有食之杜預注云日食者月掩日聖人不言月掩日而以日食為文關於所不見也

桓榮丁鴻列傳第二十七終 後漢書二十七

張法滕馮度楊列傳第二十八 後漢書三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註

張宗字諸君南陽魯陽人也王莽時為縣陽泉鄉佐續漢書曰鄉佐主佐鄉收稅賦會

莽敗義兵起宗迺率陽泉民三四百人起兵略地西至長安更始

曰宗為偏將軍宗見更始政亂因將家屬客安邑及大司徒鄧禹

西征定河東宗詣禹自歸禹聞宗數多權謀迺表為偏將軍禹軍

到栒邑赤眉大眾且至禹曰栒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眾

人多畏賊追憚為後拒禹迺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者笥中今各探之笥以竹為之鄭玄禮記云圓曰笥方曰笥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

難就逸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不顧宗曰愚聞一

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已橫行宗今擁兵數千已承大威

呂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呂張將軍之眾當百萬之師猶呂小雲
 投沸湯雖欲勦力其執不全也迺遣步騎二千人及還迎宗宗引
 兵始發而赤眉卒至宗與戰卻之迺得歸營於是諸將服其勇及
 還到長安宗夜將銳士入城襲赤眉中牟貫胛胛背上也又轉攻諸營
 係為流矢所激皆幾至於死及鄧禹徵還光武呂宗為京輔都尉
秦每郡有尉一人典兵禁景帝更名都尉武帝元將突騎與征西大將軍馮異共
鼎四年置京輔都尉各一人二千石見前書也擊關中諸營係破之遷河南都尉建武六年都尉官省拜太中大
 夫八年潁川桑中盜賊群起宗將兵擊定之後青冀盜賊屯聚山
 澤宗呂謁者督諸郡兵討平之十六年琅邪北海盜賊復起宗督
 二郡兵討之迺設方略明購賞皆悉破散於是沛楚東海臨淮群
 賊懼其威武相捕斬者數千人青徐震慄後遷琅邪相其政好嚴
 猛敢殺伐永平二年卒於官

法雄字文疆扶風郿人也齊襄王法章之後秦滅齊子孫不敢稱

田姓故呂法為氏法章齊潛王子也法章子所滅見史記宣帝時徙三輔世為二千石

雄初仕郡功曹續漢志曰郡皆置功曹史主選功勞也辟太傅張禹府舉雄高第除平

氏長平氏縣屬南陽郡故城今唐州平氏縣也善政事好發擿姦伏盜賊稀發吏人畏愛之

南陽太守鮑得上其理狀遷宛陵令永初三年海賊張伯路等三

千餘人冠赤幘服絳衣自稱將軍寇濱海九郡殺二千石令長初

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擊之伯路等乞降尋復屯聚明年伯路

復與平原劉文河等三百餘人稱使者攻厭次城殺長吏厭次今棣州縣是也

轉入高唐高唐今博州縣燒宮寺出繫囚渠帥皆稱將軍共朝謁伯路冠五

梁冠佩印綬漢官儀曰諸侯冠進賢三梁卿大夫尚書二千石至小吏冠一梁無五梁制者也黨眾浸盛迺遣御

史中丞王宗持節發幽冀諸郡兵合數萬人迺徵雄為青州刺史

與王宗并力討之連戰破賊斬首溺死者數百人餘皆奔走收器

械財物甚衆會赦詔到賊猶已軍甲未解不敢歸降於是王宗召

刺史太守共議皆曰為當遂擊之雄曰不然兵凶器戰危事史記范

勇不可恃勝不可必賊若乘船浮海深入遠島攻之未易也及有

赦今可且罷兵已慰誘其心執必解散然後圖之可不戰而定也

宗善其言即罷兵賊聞大喜迺還所略人而東萊郡兵獨未解甲

賊復驚恐遁走遼東止海島上五年春乏食復抄東萊間雄率郡

兵擊破之賊逃還遼東遼東人李久等共斬平之於是州界清靜

雄每行部錄囚徒察顏色多得情偽長吏不奉法者皆解印綬去

在州四年遷南郡太守斷獄省少戶口益增郡濱帶江沔水經曰沔

沮縣東狼谷中至江夏沙又有雲夢藪澤雲夢澤今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

太守賞募張捕反為所害者甚衆雄迺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

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禮記曰大道之行四靈以為

以為畜故鳥不獮麟以為畜故獸不狘是不擾之也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

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檻謂捕獸之機也是後虎害消息

人呂獲安在郡數歲歲常豐稔稔熟也初平中卒官子真在逸人傳

滕撫字叔輔北海劇人也初仕州郡稍遷為涿令有文武才用太

守呂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續漢志涿郡領七縣除涿以外有道故安風政

修明流愛于人在事七年道不拾遺順帝末揚徐盜賊群起警牙

連歲警牙謂建康元年九江范容周生等相聚反亂屯據歷陽歷陽今

為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馮緄將兵督揚州刺史尹燿九江太守

鄧顯討之燿顯軍敗為賊所殺又陰陵人徐鳳馬勉等復寇郡縣

殺略吏人鳳衣絳衣帶黑綬稱無上將軍勉皮冠黃衣帶玉印稱

皇帝築營於當塗山中當塗縣之山迺建年號置百官遣別帥黃虎攻

沒合肥合肥故城在明年廣陵賊張嬰等復聚衆數千人及據廣陵朝

今廬州北也

廷博求將帥三公舉撫有文武才拜為九江都尉與中郎將趙序
助馮緄合州郡兵數萬人共討之又廣開賞募錢邑各有差梁太
后慮群賊屯結諸將不能制又議遣太尉李固未及行會撫等進
擊大破之斬馬勉范容周生等千五百級徐鳳遂將餘眾攻燒東
城縣東城縣故城在今
豪州定遠縣東南下邳人謝安應募率其宗親設伏擊鳳斬之封
安為平鄉侯邑二千戶拜撫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撫復進擊張
嬰斬獲千餘人趙序坐畏懦不進詐增首級徵還棄市又歷陽賊
華孟自稱黑帝攻九江殺郡守撫乘勝進擊破之斬孟等三千八
百級虜獲七百餘人牛馬財物不可勝算於是東南悉平振旅而
還已撫為左馮翊除一子為郎撫所得賞賜盡分於麾下性方直
不交權執宦官懷忿及論功當封太尉胡廣時錄尚書事承旨奏
黜撫天下怨之卒於家

馮緄字鴻卿巴郡宕渠人也

宕渠縣故城在今渠
州東北緄音古本及

少學春秋司馬兵法

書曰緄學公羊春秋史記曰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當景公時善用兵
至齊威王時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其中號曰司馬穰苴也父煥安帝時

為幽州刺史疾忌姦惡數致其罪時玄菟太守姚光亦失人和建
光元年怨者迺詐作璽書譴責煥光賜弓歐刀又下遼東都尉龐
奮使速行刑奮即斬光煥煥欲自殺緄疑詔文有異止煥曰大
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它故必是凶人妄詐規肆姦毒願已事自
上甘罪無晚煥從其言上書自訟果詐者所為徵奮抵罪會煥病
死獄中帝愍之賜煥光錢各十萬已子為郎中緄由是知名家富
好施賑赴窮急為州里所歸愛初舉孝廉七遷為廣漢屬國都尉
徵拜御史中丞順帝末已緄持節督揚州諸郡軍事與中郎將滕
撫擊破群賊遷隴西太守後鮮卑寇邊已緄為遼東太守曉喻降
集虜皆弭散也弭止徵拜京兆尹轉司隸校尉所在立威刑遷廷尉太

常時長沙蠻寇益陽屯聚積久至延熹五年眾轉盛而零陵蠻賊復反應之合二萬餘人攻燒城郭殺傷長吏又武陵蠻夷悉反寇掠江陵間荊州刺史劉度南郡太守李肅竝奔走荆南皆沒於是拜緄為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之詔策緄曰蠻夷猾夏久不討攝猾亂也夏華夏也攝持也書曰蠻夷猾夏各焚都城蹈藉官人州郡將吏死職之臣相逐奔竄曾不反顧可愧言也將軍素有威猛是已擢授六師六師猶六軍也詩云整我戎戎也前代陳湯馮傳之徒已寡擊眾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元帝時為西域副校尉矯發西域諸國兵四萬人殺漢使者于明乃以節告諸國王發兵五千人擊莎車殺其王傳時為平樂監時樓蘭國數及覆霍光白遣介子與士卒樓蘭王與介子飲乃令壯士二人刺殺之持首詣闕鄧支夜郎樓蘭之戎頭懸都街夜郎西南夷之國也成帝時夜郎王與數不從命牂柯太守陳立行縣至夜郎召與典從邑君數十人見立立數責因斷與頭案夜郎王首不傳京師殺之者衛霍北征功列金石是皆將軍所究覽非陳湯馮傳此蓋泛論誅戮戎夷耳衛青霍去病俱出擊匈奴青至真顏山斬首九千級去病斬首七萬餘級次封狼居胥山迺還也今非將軍誰與修復前迹進

也也之宜權時之策將軍一之出郊之事不復內御一猶專也言出郊以外不復由內制御也淮南

子曰凡命將主親授錢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已命有司祖于國門禮記云天子九門

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臯門也詩不云乎進厥虎臣闕如虓虎數敦淮

濱仍執醜虜將軍其勉之詩大雅也當周宣王時涂方淮夷及叛且王乃進其虎猛之臣謂方叔召虎之類也虓虎怒聲也水涯曰濱數布也

醜案也仍因也言布兵教逼淮水之時天下飢饉帑藏虛盡每出征伐常減公

卿奉祿假王侯租賦前後所遣將帥宦官輒陷已折耗軍資往往

抵罪緄性烈直不行賄賂懼為所中迺上疏曰執得容茲伯夷可

疑荀曰無猜盜跖可信莊子曰孔子與柳下季為友弟名曰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侵暴諸侯驅人馬牛取人婦女貪得無親萬人苦之故

樂羊陳功文侯示已謗書樂羊魏將軍也史記曰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曰

此非臣之功也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已財自嫌失大

臣之節有詔勿劾緄軍至長沙賊聞悉詣營道乞降營道今道州縣也進擊

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萬餘人荊州平定詔書賜錢一

萬

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中郎應奉薦曰為司隸校尉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監軍使者張敞承宦官旨奏緄將傳婢二人戎服自隨又輒於江陵刻石紀功請下吏案理尚書令黃雋奏議曰為罪無正法不合致糾會長沙賊復起攻桂陽武陵緄曰軍還盜賊復發策免項之拜將作大匠轉河南尹上言舊典中官子弟不得為牧人職帝不納復為廷尉時山陽太守單遷曰罪繫獄緄考致其死遷故車騎將軍單超之弟中官相黨遂共誹章誣緄坐與司隸校尉李膺大司農劉祐俱輸左校應奉上疏理緄等得免後拜屯騎校尉復為廷尉卒于官緄弟允清白有孝行能理尚書善推步之術推步謂究日月五星之度昏且節氣之差拜降虜校尉終于家謝承書曰緄子為舉孝廉除郎

虞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家貧不修學行不為鄉里所推舉續漢書曰

尚少喪父事母至孝通京氏易古文尚書為更清潔有文武才略與此不同積困窮迺為宦者同郡侯覽視田得為

郡上計吏拜郎中除上虞長上虞縣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為政嚴峻明於發擿姦

非吏人謂之神明謝承書曰尚進善愛人坐以待旦擢門下書佐朱雋而歎述之以為有不凡之操雋後官至車騎將軍遠近奇尚有人之鑒遷文

安令文安縣故城在今瀛州文安縣東北遇時疾疫穀貴人飢尚開倉廩給營救疾者百

姓蒙其濟時冀州刺史朱穆行部見尚甚奇之延熹五年長沙零

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阯交阯刺史及

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沒遣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討之不能

尅豫章艾縣人六百餘人應募而不得賞直怨恚遂反焚燒長沙

郡縣寇益陽益陽縣在今益水之陽故城在今潭州益陽縣東殺縣令眾漸盛又遣謁者馬睦督

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桓帝詔公卿舉任代劉度者

尚書朱穆舉尚自右校令擢為荊州刺史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

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

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
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
莫有鬪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迺宣言卜陽潘鴻作賊
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迺并
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迺密
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
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
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勅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
等自己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群寇
悉定七年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明年徵還京師時荊州兵朱蓋
等徵成役久財賞不贍忿恚復作亂與桂陽賊胡蘭等三千餘人
復攻桂陽焚燒郡縣太守任胤棄城走賊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

太守陳球固守拒之於是呂尚爲中郎將將幽冀黎陽烏桓步騎
二萬六千人救球又與長沙太守抗徐等發諸郡兵并執討擊大
破之斬蘭等首三千五百級餘賊走蒼梧詔賜尚錢百萬餘人各
有差時抗徐與尚俱爲名將數有功徐字伯徐丹陽人鄉邦稱其
膽智初試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

宣城縣故

城在今宣州南陵縣東椎獨髻也立日直追
及鳥語謂語聲似鳥也書曰鳥衣山服

由是境內無復盜賊後爲中郎將宗

資別部司馬擊大山賊公孫舉等破平之斬首三千餘級封烏程

東鄉侯五百戶

烏程今湖州縣

遷大山都尉寇盜望風奔亡及在長沙宿賊

皆平卒於官桓帝詔追增封徐五百戶并前千戶復呂尚爲荊州
刺史尚見胡蘭餘黨南走蒼梧懼爲已負迺僞上言蒼梧賊入荆
州界於是徵交阯刺史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
出獄方更牢持械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何也磐因

自列曰前長沙賊胡蘭作難荊州餘黨散入交趾磐身膺甲冑涉

危履險討擊凶患斬殄渠帥餘燼烏窺冒道還奔荊州刺史度尚

懼磐先言怖畏罪戾吳赤伏奏見誣磐備位方伯為國爪牙爪牙以猛獸

之捍衛也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也而為尚所枉受罪牢獄大事有虛實法有是非磐實

不辜赦無所除如忍已苟免永受侵辱之恥生為惡吏死為敝鬼

乞傳尚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真偽尚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不

虛出望塵受枉廷尉已其狀上詔書徵尚到廷尉辭窮受罪已先

有功得原磐字子石丹陽人已清白稱終于廬江太守尚後為遼

東太守數月鮮卑率兵攻尚與戰破之戎狄憚畏年五十延熹九

年卒于官

楊璇字機平會稽烏傷人也高祖父茂本河東人從光武征伐為

威寇將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封三世有罪國除因

而家焉父扶交趾刺史有理能名兄喬為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

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已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

而死璇初舉孝廉稍遷靈帝時為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

相聚攻郡縣賊眾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迺特制馬車數十乘

已排囊盛石灰於車上排也即今囊袋也音蒲拜反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鼓

弓弩剋共會戰迺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已火燒布

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波駭破

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已清吳也荆州刺史趙凱誣奏璇

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璇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璇防

禁嚴密無由自訟迺噬臂出血書衣為章具陳破賊形執又言凱

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璇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罪

璇三遷為渤海太守所在有異政已事免後尚書令張溫特表薦

之徵拜尚書僕射吕病乞骸骨卒於家

論曰安順吕後風威稍薄寇攘凌橫緣隙而生剽人盜邑者不闕

時月闕息也假署皇王者蓋吕十數或託驗神道或矯妄冕服然其雄

渠魁長未有聞焉猶至壘盈四郊奔命首尾壘軍壁也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奔命諸有命即奔赴

之左傳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也若夫數將者竝宣力勤慮吕勞定功宣布也尚書曰宣力四方禮記曰以勞定國則

祀而景風之賞未甄膚受之言互及景風至則行賞解見和紀甄明也膚受謂得皮膚之言而受之不深知其情核者也

孔子曰膚受之愆不行焉可謂明矣吕此而推政道難乎吕免論語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贊曰張宗禕禹敢殿後拒殿音丁見反江淮海岱虔劉寇阻虔劉皆殺也其誰清

之雄尚緝撫璇能用謫亦云振旅

去歲馬漢陽列傳第二十八終

後漢書三十八

後漢書三十八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第二十九

後漢書三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註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配天謂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吕養死無吕葬子曰啜菽飲水孝

也事見禮記啜音昌悅反廣雅云啜食也夫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論語孔子曰樂云樂云

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然而不可去鐘鼓去音丘吕反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孝經曰雖日用

言孝子者以和顏悅色為難也非謂三牲而已然不可闕甘旨存器而亡本樂之道也道失也言盛飾鐘簋之器而謂亡移風之本是失樂之意也

器吕和聲樂之成也崇養吕傷行孝之累也不義而崇養更為親憂是孝之累也修己吕

致祿養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吕義養

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輪祭夫患水菽之薄干祿吕

求養者是吕恥祿親也干水也謂不以道求祿故可恥也存誠吕盡行孝積而祿厚者

此能吕義養也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吕孝行稱南陽人張奉

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檄召書也東觀記曰義為義義守令安陽尉府檄到當守令也

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

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已禮後舉賢良公車徵

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迺為親屈也斯蓋所

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韓詩外傳曾子曰任重道遠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建初中章

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常已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

於家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常好學篤行喪母已至孝聞及父娶後

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

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迺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

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

止迺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

取其荒頓者頓猶廢也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

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奴破其產輒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

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已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

義告請假也漢制吏病滿三月當免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病年八十餘已壽終若二子者推

至誠已為行行信於心而感於人已成名受祿致禮斯可謂能已

季養也若夫江革劉般數公者之義行猶斯志也撰其行事著於

篇自此以上竝華嶠之詞也

劉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也本名曠顯宗後改為平王莽時為郡

吏守菑丘長菑丘縣屬彭城國政教大行其後每屬縣有劇賊輒令平守之

所至皆理由是一郡稱其能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為賊所殺其

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持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

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已絕

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平叩頭

曰今日旦為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為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食音飼下

同因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

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眾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迺今見之子

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建武初平狄將軍龐萌反於彭城攻

敗郡守孫萌平時復為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十創困頓不知

所為號泣請曰願以身代府君賊迺斂兵止曰此義士也勿殺遂

解去萌傷甚氣絕有頃蘇渴求飲平傾其創血已飲之後數日萌

竟死平迺裹創扶送萌喪至其本縣後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

劉育甚重之任己郡職上書薦平會平遭父喪去官服闋拜全椒

長全椒縣屬九江郡政有恩惠百姓懷感人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

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己得所不知所問所或作何唯班詔書而去後

召病免顯宗初尚書僕射鍾離意上書薦平及琅邪王望東萊王

扶曰臣竊見琅邪王望楚國劉曠東萊王扶皆年七十執性恬淡

所居之處邑里化之修身行義應在朝次臣誠不足知人竊慕推

士進賢之義書奏有詔徵平等特賜辦裝錢至皆拜議郎並數引

見平再遷侍中永平三年拜宗正數薦達名士承宮郇恁等恁字君大見黃

憲傳恁音人甚反在位八年己老病上疏乞骸骨卒於家

王望字慈卿客授會稽自議郎遷青州刺史甚有威名是時州郡

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飢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

因己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為作褐衣許慎注淮南子曰楚人謂袍為短褐事畢上

言帝己望不先表請章示百官詳議其罪時公卿皆己為望之專

命法有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及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

平二國春秋之義己為美談春秋楚子圍宋宋人及楚人平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其平乎已莊王圍宋有七

石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之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德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諾吾軍有七日之糧

後漢三十九

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及於莊王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為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言之王曰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已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愛育之旨帝加意議赦而不罪

王扶字子元掖人也掖今秦州縣少修節行客居琅邪不其縣所止聚落

化其德小於鄉曰聚廣雅曰落居也國相張宗謁請不應欲強致之遂杖策歸鄉里

連請固病不起太傅鄧禹辟不至後拜議郎會見恂恂似不能言

恂恂恭順之貌然性沈正不可干已非義當世高之永平中臨邑侯劉復復光武兄

伯升之孫北海王興之子也著漢德頌盛稱扶為名臣云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也蘄音機父普王莽時為田禾將軍王莽時置田禾將軍屯田北邊

任孝為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檐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

聞孝當過已有長者客掃洒待之素聞孝高名故以為長者客也洒與灑通音所賈反孝既至不自

名不稱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

曰尋到矣於是遂去華嶠書曰孝報云三日至矣及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為餓賊

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竝

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糲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眾

異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州郡辟召進退必已禮舉孝廉不應永

平中辟太尉府顯宗素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侍中又遷長樂

衛尉復徵弟禮為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已類於孝帝嘉其兄弟

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其相對盡

歡數年禮卒帝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後歲餘復已衛尉賜告歸

卒于家孝無子拜禮兩子為郎時汝南有王琳巨尉者年十餘歲

喪父母因遭大亂百姓奔逃惟琳兄弟獨守塚廬號泣不絕弟季

出遇赤眉將為所哺哺食之也音補胡反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由是

顯名鄉邑後辟司徒府薦士而還琅邪魏譚少聞者時亦為飢寇

後漢三十九

四

所獲等輩數十人皆束縛已次當烹賊見譚似謹厚獨令主爨暮

輒執縛賊有夷長公夷姓也特哀念譚密解其縛語曰汝曹皆應就食

急從此去對曰譚為諸君憂恒得遺餘餘人皆茹草萊不如食我

長公義之相曉赦遣竝得俱免譚永平中為主家令公主家令又齊國兒

萌子明兒音五兮反梁郡車成子威二人兄弟竝見執於赤眉將食之萌

成叩頭乞已身伐賊亦哀而兩釋焉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也淳于縣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東北故淳于國也善說老子清靜

不慕榮名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為收採又見偷刈禾者

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迺起里落化之王莽末歲飢兵起恭兄

崇將為盜所烹恭請代得與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諭學問有

不如法輒反用杖自箠已感悟之兒慙而改過初遭賊寇百姓莫

事農桑恭常獨力田耕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死生未分何空自

苦為恭曰縱我不得它人何傷墾耨不輟後州郡連召不應遂幽

居養志潛於山澤舉動周旋必由禮度建武中郡舉孝廉司空辟

皆不應客隱琅邪黔陬山遂數十年黔陬縣之山也黔陬故城在今密州諸城縣東北建初元年

肅宗下詔美恭素行告郡賜帛二十匹遣詣公車除為議郎引見

極日訪以政事遷侍中騎都尉禮待甚優其所薦名賢無不徵用

進對陳政皆本道德帝與之言未嘗不稱善五年病篤使者數存

問卒於官詔書哀歎賜穀千斛刻石表閭除子孝為太子舍人

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竝

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阻險常採拾已為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

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愿謹也款誠也賊已是不

忍犯之或迺指避兵之方華嶠書曰語以避兵道也遂得俱全於難革轉客下邳

窮貧裸跣行傭已供母便身之物莫不必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

後漢書三十九

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案騶呂比之猶今貌也革巨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

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巨大也華嶠書曰臨淄令楊音高之設特席顯異巨孝於稠人廣眾

中親奉錢以助供養也太守嘗備禮召革巨母老不應及母終至性始滅嘗寢伏

家廬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釋服因請巨為吏永平初舉孝廉

為郎補楚大僕月餘自劾去走王英馳遣官屬追之遂不肯還復

使中傳贈送辭不受後數應公命輒去建初初太尉牟融舉賢

良方正再遷司空長史肅宗甚崇禮之遷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帝

常使虎賁扶持及進拜恒目禮焉獨視之也時有疾不會輒大官送醪膳

恩寵有殊於是京師貴戚衛尉馬廖侍中竇憲慕其行各奉書致

禮革無所報受華嶠書曰終不報書一無所受帝聞而益善之後上書乞骸骨轉拜諫

議大夫賜告歸因謝病稱篤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

諫議大夫江革前巨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眾善之始

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巨見穀千斛賜巨孝常巨八月

長吏存問致羊酒巨終厥身華嶠書曰致羊一頭酒二斛如有不幸祠巨中牢由是

巨孝之稱行於天下及卒詔復賜穀千斛

劉般字伯興宣帝之玄孫也宣帝封子囂於楚是為孝王孝王生

思王衍衍生王紆紆生般自囂至般積累仁義世有名節而紆尤

慈篤早失母同產弟原鄉侯平尚幼紆親自鞠養常與共臥起飲

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平病卒紆哭泣歐血數月亦歿初紆襲王

封因值王莽篡位廢為庶人因家於彭城般數歲而孤獨與母居

王莽敗天下亂太夫人聞更始即位太夫人般之母也前書音義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母稱太夫人

迺將般俱奔長安會更始敗復與般轉側兵革中西行上隴遂流

至武威般雖尚少而篤志修行講誦不怠其母及諸舅巨為身寄

絕域死生未必必或作分也不宜苦責若此數巨曉般般猶不改其業建

武八年隗囂敗河西始通般卽將家屬東至洛陽修經學於師門

明年光武下詔封般為菑丘侯奉孝王祀使就國後呂國屬楚王

徒封杼秋侯杼秋縣屬梁國杼音是與公友十九年行幸沛詔問郡中諸侯行能太守

薦言般東修至行為諸侯師東修謂謹東修潔也帝聞而嘉之迺賜般綬錢百

萬緡二百匹二十年復與車駕會沛因從還洛陽賜穀什物留為

侍祠侯永平元年呂國屬沛徙封居巢侯居巢縣屬廬江郡也復隨諸侯就國

數年揚州刺史觀恂薦般在國口無擇言行無怨惡宜蒙旌顯顯

宗嘉之十年徵般行執金吾事從至南陽還為朝侯明年兼屯騎

校尉時五校官顯職閑而府寺寬敞輿服光麗伎巧畢給故多呂

宗室肺腑居之肺腑天子之親屬也每行幸郡國般常將長水胡騎從帝嘗欲

置常平倉宣帝時大司農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之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之名曰常平倉公卿議者多呂為

便般對曰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

姦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帝迺止先是時下令禁民二業謂農

又呂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得前也增耕汜勝之書曰上農區田法區方深各六寸間相

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中農區田法方七寸深六寸間相去二尺一畝二千七百區丁男女種十畝至秋畝秋收粟畝得五十一石下農區田法方九寸深六寸間相去三尺秋收畝得二十八石旱即以

水沃而吏下檢結多失其實百姓患之般上言郡國呂官禁二業至

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率多蠶桑民資漁採呂助口實且

呂冬春閑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為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

業也又郡國呂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勅區種增進頃畝呂為

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多於前歲至於不種之處亦通為租可申勅

刺史二千石務令實覈其有增加皆使與奪田同罪帝悉從之華

書曰奪作脫也肅宗卽位呂為長樂少府建初二年遷宗正般妻卒厚加贈

贈及賜冢地於顯節陵下般在位數言政事其收恤九族行義

尤著時人稱之年六十建初三年卒子憲嗣憲卒子重嗣憲兄愷

後漢書卷之九

愷字伯豫曰當襲般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

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歲至永元

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上書曰孔子稱能已禮讓為國於

從政乎何有論語之文也何有者言何難之有也竊見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孝友謙

遜潔清讓封弟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已循常之

法原本也懼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陽侯韋玄成玄成字少翁草

賢薨讓封於兄弘宣帝高其節以為河南太守元帝時為御史大夫又為丞相見前書也近有陵陽侯丁鴻鄆侯鄧彪鴻讓國於弟盛

和帝時為司徒彪讓國於弟竝曰高行潔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

愷景仰前修有伯夷之節景猶慕也詩云景行行止前修前賢也楚辭曰謇吾法夫前修宜蒙矜宥全其先

功曰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納之下詔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

當襲般爵而稱父道意致國弟憲道亡七年所守彌篤蓋王法崇

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遭事之宜後不得已為比迺徵愷拜為

郎稍遷侍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遷步兵校尉十三

年遷宗正免復拜侍中遷長水校尉永初元年代周章為太常愷

性篤古貴處士每有徵舉必先巖穴論議引正辭氣高雅永初六

年代張敏為司空元初二年代夏勤為司徒舊制公卿二千石刺

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眾職竝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

吏曰下不為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

詔下公卿議者曰為不便愷獨議曰詔書所曰為制服之科者蓋

崇化厲俗曰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前書杜欽曰師

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也職在辯章百姓宜美風俗尚書曰九族既睦辯章百姓鄭玄注云辯別也章明也尤

宜尊重典禮曰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

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前書杜欽曰今淫僻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猶

濁其源而求流清也太后從之時征西校尉任尚曰姦利被徵抵罪尚曾副大

臣

將軍鄧騭黨護之而太尉馬英司空李邵承望騭旨不復先請

即獨解尚臧錮愷不肯與議後尚書案其事二府竝受譴咎二府即馬英李

邵朝廷召此稱之視事五歲永寧元年稱病上書致仕有詔優許

焉加賜錢三十萬召千石祿歸養河南尹常召歲八月致羊酒時

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之德帝迺遣問起居厚加賞賜會馬

英策罷尚書陳忠上疏薦愷曰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前

音義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春秋漢合寧曰三公象五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職易曰鼎折足覆公餗

鼎足三公公之象協和陰陽調訓五品五品五常之教也三公變理陰陽敬敷五教也考功量才召序庶僚遭

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尚書納舜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史記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雨舜行不迷堯以為聖也

而今上司缺職未議其人臣竊差次諸卿考合眾議咸稱太常朱

張少府荀遷臣父寵前奉司空張遷竝為掾屬具知其能張能說

其經書而用心褊狹遷嚴毅剛直而薄於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

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致祚弱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

氣孔子曰不義而富於我如浮雲孟子曰我善養浩然之氣而無怨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也言愷有仲尼孟軻之德也頻歷二司舉動得禮二

謂為司徒司空召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內歸

懷景慕以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序上司孔光成

相哀帝時免後以日食徵光公車復為丞相師丹哀帝時代丁莽為大司馬後為大司空鄧彪明

帝時為太尉章帝元和元年賜策罷和帝即位以彪為太傅錄尚書事張酺和帝永元五年為太

尉後策免十五誠宜簡練卓異召獸眾望書奏詔引愷拜太尉安帝初

清河相叔孫光坐臧抵罪遂增錮二世豐及其子二世謂父子俱禁錮是時居

延都尉范邠復犯臧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褒廷

尉張皓議依光比比類也以邠類叔孫光愷獨召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

孫惡惡止其身所召進人於善也公羊傳曰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畔也曷為不

何賢乎公子喜時讓爾也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

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故君子為其諱也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挾重意亦不殊但與今尚書不同耳

如今使臧吏禁

錮子孫已輕從重懼及善人左傳曰刑監則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意也尚書周穆王曰有邦有二

告汝詳刑鄭玄注云詳審察之也有詔太尉議是視事三年已疾乞骸骨久迺許之下

河南尹禮秩如前歲餘卒于家詔使者護喪事賜東園祕器錢五

十萬布千匹少子茂字叔盛亦好禮讓歷位出納出納謂尚書喉舌之官也出謂受上言宜於下

納謂聽下言傳於上桓帝時為司空會司隸校尉李膺等抵罪而南陽太守成

瑁太原太守劉瓚下獄當死茂與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共上書訟

之帝不悅有司承旨劾奏三公茂遂坐免建寧中復為太中大夫

卒於官

周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徵士變之宗也變自祖父業建武初為天

水太守磐少游京師學古文尚書洪範五行左氏傳好禮有行非

典謨不言諸儒宗之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

慨然而歎韓詩曰汝墳辭家也其卒章曰魴魚積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薛君章句賦赤也既烈火也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尾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

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迺解韋帶就孝廉之舉以韋皮為帶木仕之服也求仕則服韋帶故解之賈

山上書曰布衣和帝初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令重令屬海郡頻

歷三城皆有惠政後思母棄官還鄉里及母歿哀至幾於毀滅服

終遂廬於冢側教授門徒常千人公府三辟皆已有道特徵磐語

友人曰昔方回友父啻神養和不已榮利滑其生術啻愛惜也滑亂也列仙傳曰方回堯

時隱人也堯聘之練食雪母隱於五柞山至夏啓末為人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回化而去高士傳曰堯舜各以天下讓友父友父曰子適有勞憂之病方且療之未暇理天下也莊子作支離

吾親已歿矣從物何為遂不應物猶建光元年年七十三歲朝會集

諸生講論終日歲旦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

我講於陰堂之奧東南隅謂之奧陰堂幽暗之室又以其與死之象也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若

命終之日桐棺足已周身外椁足已周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斂形謂衣

覆其形懸封謂直下棺不為棺道也覆衣謂衣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

浣衣也不更制幅巾不加冠也封棺各一已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日無病忽終學者已為知命

焉磐同郡蔡順字君仲亦已至季稱

汝南先賢傳曰蔡順事母至孝并桔槔朽在母生年上而順憂不敢理之俄而有扶

老廢生之

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

卒音子

母望順不還迺噓

其指也

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噓指已

悟汝耳母年九十已壽終未及得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抱伏

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它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召為東閣祭

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園冢泣曰順在此崇聞之

每雷輒為差車馬到墓所太守鮑衆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

不就年八十終於家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也

燕故城今滑州昨城縣也古南燕之國也

父暢為博士咨少孤有

孝行州郡召舉孝廉竝不就延熹元年大司農陳豨舉咨至孝有

道仍遷博士靈帝初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為宦者所誅咨迺謝

病去太尉楊賜特辟使節巾出入請與講議以幅巾為首飾不加冠冕舉高第累遷

敦煌太守已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為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

驚懼迺先至門迎盜因請為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

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慙歎跪而辭曰

所犯無狀于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已物與之不及由此益知名

徵拜議郎辭疾不到詔書切讓州郡已禮發遣前後再三不得已

應召復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敦煌曹嵩咨之故孝廉也

太守時薦迎路謁候咨不為留嵩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

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

歸家其為時人所貴若此咨在官清簡計日受奉豪黨畏其儉節

視事三年已疾自乞徵拜議郎抗疾京師將終告其故吏朱祗蕭

建等使薄斂素棺藉已黃壤

棺中置土以欲令速朽早歸后土不聽子

孫改之迺遺書勅子胤曰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

自然之至數是呂通人達士鑒茲性命已存亡為晦明死生為朝

夕故其生也不為娛亡也不為戚夫亡者元氣去體貞魂游散反

素復始歸於無端元氣天之氣也貞正也復旋也端際也太素旋於太始無復端際者也既已

消仆還合糞土土為棄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調其燥溼邪

但呂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毀適有掩骼埋窆之制易曰古之葬

者衣呂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呂棺槨易繫辭棺槨之造自黃

帝始劉向曰棺槨之作自黃帝始案禮記曰殷人棺槨蓋至殷而加飾爰自陶唐逮於虞夏猶尚簡樸或瓦

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焉禮記有虞氏之瓦棺夏后氏之聖周殷人棺槨周室因

之制兼二代復重呂牆嬰之飾禮記曰周人牆置嬰盧植曰牆載棺車箱也三禮

柄長五尺葬時令人謂招魂復魄也含以玉珠實口也斂以衣服斂屍也禮記曰凡復男子殯葬宅兆之期

謂招魂復魄也含以玉珠實口也斂以衣服斂屍也禮記曰凡復男子謂殯葬宅兆之期

謂招魂復魄也含以玉珠實口也斂以衣服斂屍也禮記曰凡復男子謂殯葬宅兆之期

謂招魂復魄也含以玉珠實口也斂以衣服斂屍也禮記曰凡復男子謂殯葬宅兆之期

謂招魂復魄也含以玉珠實口也斂以衣服斂屍也禮記曰凡復男子謂殯葬宅兆之期

謂招魂復魄也含以玉珠實口也斂以衣服斂屍也禮記曰凡復男子謂殯葬宅兆之期

謂招魂復魄也含以玉珠實口也斂以衣服斂屍也禮記曰凡復男子謂殯葬宅兆之期

謂招魂復魄也含以玉珠實口也斂以衣服斂屍也禮記曰凡復男子謂殯葬宅兆之期

謂招魂復魄也含以玉珠實口也斂以衣服斂屍也禮記曰凡復男子謂殯葬宅兆之期

謂招魂復魄也含以玉珠實口也斂以衣服斂屍也禮記曰凡復男子謂殯葬宅兆之期

謂招魂復魄也含以玉珠實口也斂以衣服斂屍也禮記曰凡復男子謂殯葬宅兆之期

謂招魂復魄也含以玉珠實口也斂以衣服斂屍也禮記曰凡復男子謂殯葬宅兆之期

謂招魂復魄也含以玉珠實口也斂以衣服斂屍也禮記曰凡復男子謂殯葬宅兆之期

謂招魂復魄也含以玉珠實口也斂以衣服斂屍也禮記曰凡復男子謂殯葬宅兆之期

謂招魂復魄也含以玉珠實口也斂以衣服斂屍也禮記曰凡復男子謂殯葬宅兆之期

謂招魂復魄也含以玉珠實口也斂以衣服斂屍也禮記曰凡復男子謂殯葬宅兆之期

謂招魂復魄也含以玉珠實口也斂以衣服斂屍也禮記曰凡復男子謂殯葬宅兆之期

謂招魂復魄也含以玉珠實口也斂以衣服斂屍也禮記曰凡復男子謂殯葬宅兆之期

謂招魂復魄也含以玉珠實口也斂以衣服斂屍也禮記曰凡復男子謂殯葬宅兆之期

華夏之士爭相陵尚違禮之本事禮之末務禮之華棄禮之實卑
家竭財已相營赴廢事生而營終亡替所養而為厚葬也替養豈云聖
人制禮之意乎記曰喪雖有禮哀為主矣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
今則不然并棺合椁已為孝愷豐貴重隧已昭惻隱穀梁傳曰衣衾曰隧意吾所
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二妃娥皇女英也禮記曰舜葬於蒼梧蓋二妃未之從也豈有匹配之
會守常之所乎聖主明王其猶若斯況於品庶禮所不及古人時
同即會謂呂望為太師死葬於周其子封於齊比五代皆及葬於周此時同會也時乖則別謂舜葬於蒼梧二妃不從動靜應禮
臨事合宜王孫裸葬王孫者錫王孫也臨終令其子曰吾死可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脫其囊以身親土遂裸葬見前書墨夷露
骸墨夷謂為墨子之學者名夷之欲見孟子孟子曰吾聞墨之治喪以薄為其道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與而委之於野見孟子皆達於性理
貴於速變梁伯鸞父沒卷席而葬身亡不及其尸梁伯鸞父護寓於北地而卒卷席而葬鳴後出於吳郡離家傍彼數子豈薄至親之恩亡忠孝之道邪況我鄙闇不德
不敏薄意內昭志有所慕薄微上同古人下不為咎果必行之勿生

疑異恐爾等目厭所見耳諱所議必欲改殯已乖吾志故遠采古
聖近揆行事已悟爾心但欲制坎今容棺椁歸即葬歸到東郡也平地

無墳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之

哉吾蔑復有言矣朱祗蕭建送喪到家謝承書曰咨在京師病困故吏蕭建經營之咨豫自買小素棺使人取乾黃土

細擗飾之聚二十石臨卒謂建曰亡後自著所有故巾單衣先置土于棺內尸其中以擁其上子胤不忍父體與土并合欲更改

殯祇建誓已顧命誓曉也於是奉行時稱咨明達

贊曰公子長平臨寇讓生淳于仁悌巨孝已名居巢好讀遂承家

祿伯豫逡巡方迹孤竹文楚薄終喪朽惟速周能感親畜神養福

感恩也謂誦詩至汝墳思養親而求仕也畜神養福謂不應辭召以壽終也左傳曰能者養之以福

謂不與增以義也文曰指管養之以讓

蘇伯新對漢文藝藝錄與沐批數風論烈縣當師
晉曰公于身平顯家顯主敦于子制曰率曰各母巢後前承案

應州裁督曰命也 效皇奉許制師谷即事

下對中則未武置土于留肉只其中以制其土

若吾黃斯亦言矣米麻蕪哉送爽陸容

無世心小却日養無端莫於留基則無法佳樹小千其也

聖武幾許事自卧爾心卧於師地今容林林師祖唱華

與怒爾善自烈祖具耳黃祖編必於如數日乖善志

班彪列傳第三十上 自東都主人以下分為下卷

唐章懷太子賢注

後漢書四十上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祖況成帝時為越騎校尉父稚哀帝

時為廣平太守 廣平郡今名州永平縣也隋室諱廣改焉

彪性沈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

三輔大亂時隗躡擁眾天水彪乃避難從之躡問彪曰往者周亡

戰國立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

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生試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

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疆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

執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

於成帝假借外家 外家謂王鳳王商等並輔政領尚書事也

哀平短祚國嗣三絕 哀帝在位六年平帝在位五年

故曰短祚成哀平 俱無子是三絕也 故王氏擅朝因竊位號危自上起傷不及下 成帝威權借於外家

是危自上起也漢德無害 於百姓是傷不及下也 是已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

及古男 儀

中外播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成稱劉氏不謀同辭謂王郎盧芳等並詐稱劉氏也方

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

可知矣蹕曰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

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

漢乎太公六韜曰取天下如逐鹿鹿得天下共分其肉也彪既疾蹕言又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曰

為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呂感之而蹕

終不寤遂避地河西河大將軍竇融曰為從事深敬待之接曰

師友之道彪乃為融畫策事漢總河西曰拒隗囂及融徵還京師

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為帝雅聞

彪材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才拜徐令曰病免司隸舉為茂才也徐縣屬臨淮郡後數應

三公之命輒去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

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太初武帝年號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

事然多鄙俗不足曰踵繼其書好事者謂揚雄劉歆陽城衛褚少孫史孝山之徒也彪乃繼採前史

遺事傷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

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曰司典籍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見於史籍者夏太史終古殷太史向摯周太史儋也見呂氏春秋故孟子

曰楚之檇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左傳魯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衛史華龍滑曰我太史也楚有左史倚相

遂闕不行於時為闕也其書今亡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曰來至春秋時

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竝爭秦并

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

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

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武帝泰始二年登隴首獲白麟遷作史記絕筆

後漢四

七

七

七

於此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二十篇而十篇缺焉十篇謂遷及之後亡景紀武紀

採經據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黃帝老子道家也五經儒家也遷序傳曰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此謂崇黃老也又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此謂薄五經也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子輒弱歲時無以祭祀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適如此不慙耻則無所比矣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語仁義亦足羞也

守節而貴俗功史記游俠傳序曰季次原憲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終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益有足道者今拘守或抱咫尺之義又孤於世豈若卑論齊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哉此其大敝傷道所已遇

極刑之咎也極刑謂遷被腐刑也遷與任安書曰最下腐刑極矣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已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

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謂遷著項羽本紀又陳涉起於隴敢數月被殺無子孫相繼者為世家淮南衡山漢室之王胤當世家而編之列傳言進退之失也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

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刊削也謂刊落繁無仍有不盡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

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竝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史記衛青者平陽人也張釋之堵陽人並不顯郡之類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

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彪復辟司徒王況府玉音時東宮初建諸王國竝開建元二十三年王況為司徒十九年建明帝為太子十七年封諸王而官

屬未備師保多闕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見論語賈誼曰為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為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

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賈誼上疏之辭是曰聖人審所

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為孺子出則周公召八公太史佚入則

太顛闕天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左傳曰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故成

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是曰春秋愛子教曰義方不納於邪

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左傳衛大夫石碚諫衛莊公之辭也詩云詒厥孫謀曰宴翼子言武

王之謀遺子孫也詩大雅也詒遺也宴安也翼也言文王遺其孫以善謀武王以安敬之道遺其孫于千謂成王也漢興太宗使

鼂錯導太子曰法術文帝時鼂錯為博士上言曰人主所以顯功揚名者以知術數也今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知術數願陛下擇聖人之術以賜太子上善之拜太子善之拜賈誼教梁王曰詩書賈誼為梁王太傅梁王文帝之少子名揖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及至中宗

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曰文章儒學保訓東宮曰下中宗

宣帝也時元帝為太子宣帝使王褒劉向張子儁等之太子上宮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

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修習禮樂而傅相未置賢才官屬

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曰為太子太傅東宮

及太子太傅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

一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日請問而已明

不媿躋廣其敬也漢官儀曰皇太子五日一至壘因坐東廂省視膳食以法制勅大官尚食宰吏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日請問明不媿躋所以廣敬也太

子僕一人秩千石中允一人四白石主門衛傲巡察舉也司徒薦為廉建武二十年年五十一卒官所著賦論書記奏事合九篇

一子固超超別有傳

論曰班彪曰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論語孔子曰可謂仁之方鄭玄注云方猶道也

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華曰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悶

容彼將曰世運未弘非所謂賤焉耻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言彪當中典之初時運未泰故不以貧賤為耻何守道清靜之固也恬淡猶清靜也篤固也

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書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

言無不窮究九流謂道儒墨名法陰陽農雜縱橫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性

寬和容眾不曰才能高人諸儒曰此慕之謝承書曰固年十三王充見之拊其背謂彪曰此見必記漢事永

後漢書

後漢書

後漢書

後漢書

後漢書

後漢書

後漢書

平初東平王蒼曰至戚為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閣延英雄時固始

弱冠奏記說蒼曰奏進也記書也前書待詔鄭册將軍曰周召之德立乎

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號驃騎將軍也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

載未有三此者也唯蒼與周公二人而已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

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司馬相如喻蜀之辭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

在視聽之末私曰螻螳竊觀國政螻螳謂細微也誠美將軍擁千載之任躡

先聖之蹤千載謂自周公至明帝時千餘載也先聖謂周公也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執博貫庶事

服膺六藝白黑簡心求善無厭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自黑之別於目左傳曰求善不厭採擇狂夫

之言不逆負薪之議負薪賤人也三略曰負薪之語廊廟之言也竊見幕府新開廣延羣俊

四方之士顛倒衣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言士爭歸之急遽也將軍宜詳唐殷之舉察伊

臯之薦舜舉臯陶湯舉伊尹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於總覽賢才收集明智

為國得人言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名宣於當世

遺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

心行不踰矩論語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言恣心之所為皆備合於法則蓋清廟之光輝當世之俊

彥也詩周頌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執文之德京兆祭酒

晉馮結髮修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

所莫及扶風掾李育育字元春見儒林傳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

上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徙巨家貧數辭病去温故知新論議通

明廉清修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韋平孔翟無已加

焉韋賢平當孔光翟方進也流俗本平字作玄誤宜令考績巨叅萬事京兆督郵郭基孝行著於

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絕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下

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說苑曰趙簡子遊於西河而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吉

桑對曰鴻鵠高飛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加之翬而把飛不能為之翬高不知門下左

右客千人亦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又曰齊莊公政莒也梁與華周進闕壞軍陷陣三軍不

敢當至莒城下殺二十七人而死也涼州從事王雍躬下嚴之節文之巨術教下嚴下莊子也新序曰下莊子

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莊子受命顏色不_經及母死三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
至見於將軍曰初獨與母處是以戰而三北今母沒矣請塞_子貝遂赴敵而鬪獲甲首而獻曰夫三
北以養母也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殺十人而死
論語孔子曰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
涼州一冠蓋未有宜先雍者也

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為而後已
孫卿子曰周公東征西國怨曰何獨不來也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

也宜及府開已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肅集殷肅作殷達學洽聞才能

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絕才德隆當世如

蒙徵納已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為歎也秋猶時也論語孔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昔

卞和獻寶已離斷趾離被也斷趾別足也事見韓子靈均忠終於沈身於楚忠不見信自

沈於汨羅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隆照

微之明信日晏之聽信音申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

荆山汨羅之恨蒼納之父彪卒歸鄉里固已彪所續前史未詳乃

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

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偽言圖讖

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為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

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

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祕書固又撰

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

終成前所著書固已為漢紹堯運已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六代謂武帝史

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史記起自黃帝

太初已後闕而不錄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已為漢書起元

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高惠呂后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十二代也并

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

篇紀十一表八志十列傳七十合百篇則書音義曰春秋之固自永中始受詔潛

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

紀十一表八志十列傳七十合百篇則書音義曰春秋之固自永中始受詔潛

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

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

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

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

焉自為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

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曰諷

勸相如作上林子虛賦吾丘壽王作士大夫論及驃騎將軍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

制度之美曰折西賓淫佚之論其辭曰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

曰中興都洛陽故以東都為主而謂西都為賓也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

而弗康實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觀其制乎皇大也尚書曰厥既得吉十則

經營高祖五年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都洛陽此為有意都河洛矣張良曰洛陽其中小不過數百里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於是上即

曰西都關中此為輟而弗康也輟止也康安也主人曰未也願賓摠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

廣雅曰博我曰皇道弘我曰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于雍州實

曰長安前書音義曰長安本秦之鄉名高祖都焉左據函谷二嶠之阻表曰秦華終南之山

函谷關名也左傳曰嶠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故曰二嶠太華山也山海經曰華首之西六十里曰太華終南長安南山也詩曰終南何有注云終南周之名山中

南右界褒斜隴曰之險帶曰洪河涇渭之川在今梁州隴首山名在今秦州

也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下之奧區焉華實之毛

謂草木也左傳曰食土之毛前書曰秦地九州膏腴尚書雍州厥田上上防禦謂關禁也揚雄衛尉尉曰設置山險蓋為防禦與深也言秦地險固為天下深奧之區域是故橫

被六合三成帝畿前書音義曰關西為橫被猶及也呂氏春秋曰神明通于六合高誘注云四方上下為六合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三成謂周秦漢並都

之周曰龍興秦曰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龍興虎視喻盛強也孔安國尚書序曰漢空龍

興易曰虎視眈眈仰寤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寤猶曉協合也高祖至霸上五星聚

胸龍股長七尺八寸昌光出軫五星聚井期之與天授圖地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奉春

出道于張兵矜劉季起東井秦之分晉明漢當代秦都關中大人合應曰發皇明乃眷西顧實

惟作京天謂五星聚東井也人謂妻敬等進說也皇明謂高祖也西顧謂入關也詩云乃眷西顧於是晞秦領賊北阜挾鄠

霸據龍首晞望也五帝希視也音蛾秦領在今藍田東南北阜即今三原縣北有高阜東西橫

水尾達樊川在傍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

飾曰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奢而極侈肇始也始自高祖終於平帝為十二代也建金城其

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金城言堅固也張良曰金城千里杜

長良曰金城千里杜

預注左傳云方丈為堵三堵為雉字林曰呀大空也音火加反周禮國方九里旁三內則街

衢洞達閭闔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闕城

溢郭傍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字林曰閭里門也閭里中門也且千言多也漢宮闕疏曰長安九市其六在道西三

方游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論語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詩周頌云惠我無疆

俊游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眾騁鷲乎其中豪俊游俠謂朱家郭

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蔽冕所興

冠蓋如雲七相五公浮游謂周流也杜霸謂杜陵霸陵在城南故南望也五陵謂長陵

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益曰疆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

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穹谷深谷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灞滻之

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曰近蜀孔安國注尚書曰澤障曰陂停水曰池前書曰巴

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陰謂北也九峻山尤高

衣食之源隄封五萬疆場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

苗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棗史記曰韓使水工鄭國說秦令引涇水為渠傍北山

預注左傳云方丈為堵三堵為雉字林曰呀大空也音火加反周禮國方九里旁三內則街

衢洞達閭闔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闕城

溢郭傍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字林曰閭里門也閭里中門也且千言多也漢宮闕疏曰長安九市其六在道西三

方游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論語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詩周頌云惠我無疆

俊游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眾騁鷲乎其中豪俊游俠謂朱家郭

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蔽冕所興

冠蓋如雲七相五公浮游謂周流也杜霸謂杜陵霸陵在城南故南望也五陵謂長陵

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益曰疆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

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穹谷深谷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灞滻之

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曰近蜀孔安國注尚書曰澤障曰陂停水曰池前書曰巴

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陰謂北也九峻山尤高

衣食之源隄封五萬疆場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

苗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棗史記曰韓使水工鄭國說秦令引涇水為渠傍北山

夫白公秦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樂陽溉田四千餘頃因名曰渠時人歌之曰田於何所池
湯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垂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澇且長我禾黍衣食
京師億萬之口前書曰天子畿方千里隄封百萬井音義曰隄謂積土為封限也音了今反廣雅
曰場界也音亦周禮曰夫間有遂十夫有溝說文曰墜田畦也音繩刻鑿謂交錯如鑿也爾雅曰
高平曰原下濕曰隄言如龍鱗之五色也五穀黍稷菽麥
稻也爾雅曰禾穗謂之穎爾雅曰敷布也茶茂盛也音也
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

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漕水運也蒼頡篇曰潰傷決也前書武帝
穿漕渠通渭史記曰榮陽下引河東南為

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敷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亘周牆上囿謂林苑也穀
梁傳曰林囿於山

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上囿謂林苑也穀
梁傳曰林囿於山

中乃有九真之鱗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踰崑崙越巨海

殊方異類至三萬里宣帝詔曰九真郡獻奇獸管仲漢書注云駒形鱗色牛角武者時
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又黃支國自三萬里貢生犀條

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放秦紫之圓方圓象天方象地南北為經東西為緯楊
雄司空箴曰普彼坤靈侔天作合放象

樹天中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

芬棨巨布翼荷棟桴而高驤列子曰周穆王作中天之臺說之曰闕門觀也前書
蕭何作東闕北闕豐大也冠山也聖在山之上也陳倉

楹裁金璧巨飾瑤發五色之渥采光燭朗巨景彰廣雅曰瑤瑤也音田瑤
與與通楹柱也離玉以

闕洞開列鍾虞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闕臨峻路而

啓扉擊虞決疑要注曰城者為階級平者以文博相亞次也城亦作城言曰級勒城然音七則
反王逸楚辭注曰軒樓板也周禮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注云南面三階三面各二也爾
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小者謂之闈虞以懸鐘也史記秦始皇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陽銷以為金
八十二置宮中端闈宮正門也三輔黃圖曰秦宮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仍曰也衡闕也闕門限

狗已離殿別寢承巨崇臺閒館煥若列星紫宮是環狗猶繞也崇高也
閒音閑煥明也言

若茲不可殫論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清涼殿宣室殿中溫室殿金靈殿
大王堂殿中曰虎殿麒麟殿長樂宮有神仙殿禪堂也

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唯所息宴增樂業峨
增重也樂屬也業
峨高也業音五職

同回宮館明若列星之環繞紫宮也環協韻音宦

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

增樂業峨

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唯所息宴

增樂業峨

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唯所息宴

增樂業峨

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唯所息宴

增樂業峨

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唯所息宴

增樂業峨

反峨音我詭異也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成安處常寧

茵褥也駕人曰輦漢官儀曰婕妤以下皆居掖庭二輔黃圖曰長樂宮

有椒房殿前書曰班婕妤居增成舍桓譚新論曰董賢女弟為昭儀昭陽特盛隆乎孝

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裏曰藻繡絡曰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間

金缸銜壁是為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合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昭陽殿成帝趙昭儀所居也說文曰裏纏也音於業反綸糾青絲綬也綸或作緡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高誘注云隨侯行見大蛇傷以藥傅之後蛇銜珠以報之因曰隨侯珠說文曰缸較鐵也音江又音工謂以黃金為缸其中銜璧納之於壁帶為行列歷歷如錢也書曰昭陽殿壁帶往往為黃金缸兩藍田玉璧明珠翠羽飾之異物志曰翠鳥形如燕赤而雄曰翡翠青而雌曰翠其羽可以飾幃帳韻集曰火齊珠也戰國策曰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言懸黎垂棘之玉並夜有光輝也

玉階彤庭碾碾采緻琳瑯青焚珊瑚碧樹周阿而生前書曰昭陽殿中庭彤朱而殿上縣

曜華燭俯仰如神薛綜西京賦注燭纒長袖貌燭音素合反纒立山綺反綺文縉也

乎斯列者蓋巨百數前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曰夫人凡十四等有常是為十三等又有無涓共和娛靈存林良使夜君秩祿同其為左右廷中朝堂百僚

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也蕭何曹參並沛人魏相字弱翁陰人邴吉字少卿魯國人並為丞佐命則垂

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蕩秦之毒螫李陵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曰馬相如曰垂統理

揚蘇樂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於祖宗膏澤洽于黎庶孔叢子曰古之帝王

之府命夫諄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三輔故事

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為羣元元本本

手奏其議

後漢四十七

後漢四十七

後漢四十七

後漢四十七

後漢四十七

後漢四十七

後漢四十七

後漢四十七

後漢四十七

後漢四十七

後漢四十七

後漢四十七

後漢四十七

後漢四十七

後漢四十七

周見洽聞啓發篇章校理祕文

承明殿前之廬也金馬署名也門有銅馬故名金馬門待詔者皆居之宏亦大也元其元本其本祕

文祕書也孝經鉤命決曰丘撥祕文也

周曰鈞陳之位衛曰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

郡之廉孝

周環也前書音義曰鈞陳紫宮外星也宮衛之位亦象之嚴更之署行夜之司也禮官奉常也有博士掌試策考其優劣為甲乙之科即前書曰太常以公孫弘為

下第是也言百郡舉全數前書又曰與廉舉孝

虎賁贅衣闈尹闈寺陛戟百重各有攸司

虎賁宿衛之臣贅衣

主衣之官贅綴也音之銳反尚書曰綴衣虎賁闈尹闈寺並宦官周禮有闈人寺人陛戟執戟於陛也百重言多也攸所也司主也協韻音伺

周廬千列微道

綺錯

廬謂宿衛之廬周於宮也千列言多也史記衛令曰周廬設卒

輦路經營脩涂

飛閣

前書音義曰輦道閣道也涂亦塗也古字通用

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緝長樂陵登

道而超西墉混建章而外屬設璧門之鳳闕上栝棧而棲金雀

未央宮在西長樂宮在東桂宮明光宮在北言飛閣相連也燈陛級也音丁鄧反時城也混同也建章宮在城西屬連也前書曰建章宮其東則鳳闕門高二十餘丈其南有璧門之屬說文曰栝棧殿堂上最高之處也栝音孤棧音方登反其上棲金雀焉三輔故事曰建章宮闕上有銅鳳凰即金雀也

內則別風之嚆噓眇麗巧而

竦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已開闔

三輔故事曰建章宮東有折風闕關中記曰折風一名別口風嚆噓高也嚆音焦

爾乃正殿崔巍層構厥高臨乎未

央經駘盪而出馭娑洞粉詣與天梁上反宇已葢戴激日景而納

光

正殿即前殿也層重也臨乎未央言高之極也關中記建章宮有駘盪馭娑粉詣殿天梁亦宮名也駘音始盪音湯馭音素合反娑音素可反粉音烏討反爾雅曰葢戴覆也反宇謂飛檐上反也激日謂日激入於殿內也

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

回帶於芬楣雖輕信與僂狡猶愕眙而不敢階

神明臺名也躋升也偃蹇高貌也軼過也前書音義曰凡

井幹而未半日昫轉而意迷舍櫺檻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恍

况已失度巡回涂而下低

井幹樓名也前書曰武帝作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蒼頡篇曰昫視不明也音眩櫺檻樓上欄楯也櫺音零

既懲懼於登望降周巡已彷徨步甬道已縈紆又杳窅而不

見陽

淮南子曰甬道相連高誘注云甬道飛閣複道也廣雅曰窅窅深也杳與窅通

而上出若游目於天表似無依之洋洋

飛閣閣上門也王逸注楚辭曰洋洋無所歸貌前唐中而後太液攬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嶽之嵒嵒瀛洲與

方壺蓬萊起乎中央

前書曰建章宮其西唐中數十里首義曰唐庭也其北太液池中

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湯湯流貌也蒼頡篇曰濤大

波也碣石海畔山也說文曰濫泛也列子曰海中有神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

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

巖峻崔峯金石崢嶸靈草神木謂不死藥也史記曰海中神山仙人不死藥在焉抗

僊掌已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壘之混濁鮮顛氣之清英武帝時

成之不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游從乎斯庭實列僊

之攸館匪吾人之所寧大也誕欺也前書曰齊人李少翁以方上見上上拜為文

乃作甘泉宮中為臺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又曰膠東人樂大多方略而敢為

時兩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又曰王子喬者爾乃盛娛游之壯觀奮大武乎上

圍因茲巨威戎夸狄耀威而講事大武謂大陳武事也月令孟冬之命荆

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內闕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

而屯聚荆州江湘之地其俗習於捕鳥故使起之梁野巴漢之水衡虞人理其

管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前書曰上林苑屬水衡都尉虞人掌山澤之官周禮

列也續漢書將軍領軍皆有部大將軍管五

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也

梁罔連絃籠山絡野列卒周而星

羅雲布鄭玄注禮記曰獸於是乘鑾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

駭殫震震燭燭雷奔電激艸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

切怒而少息鄧文王所都在鄆縣東鎬武王所都在上林苑中三輔黃圖云上林苑有上

奔走貌燭音躍塗汚也反覆猶傾動也車騎既多視之眩亂有似傾動蹂躪也

飲飛剡刃鑽鑿要訣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倚弦不再

控矢無單殺中必疊雙颯颯紛紛增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

前書曰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於殿門故號期門又曰募飲飛射士音義飲飛本秦左弋官也

武帝改為伏飛官有一令九承在上林中紡繒繳大鳧鴈歲萬頭以供宗廟蒼頡篇曰鑽聚也

鑽與鑽通爾雅曰金鏃翦羽謂之鏃音侯廣雅曰跌奔也音決機弩牙也說文曰倚偏引也

原赤勇士厲後狃失木豺狼懾竄郭璞注山海經曰狃似狸音以救反淮南子曰後狃顛

音居綺反踴躍紛紛衆多也說文曰聽古聽字鄭玄注周禮曰結繳於矢謂之增增高也

平

歷而失木枝罽懼也音之葉反窺走也協韻音七外反爾乃移師趨險竝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兇觸

歷潛深也微謂榛蕪之林虎兇之所居也爾雅曰兇似牛許少施巧秦成力折倚

標狡扼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許少秦成竝未詳標狡獸之輕捷者說文曰搯

也謂空手搏殺之也爾雅曰挾師豹拖熊螭頓犀犛曳豪罷超迴壑越峻

崖巖巖巖鉅石墮松柏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師師子也說文

可反杜預注左傳云嶠山神獸形郭璞注山海經曰犀似牛而猪頭黑色有二角一在頂上一在

額上一在鼻上犛牛黑色出西南徼外犛音方之反爾雅曰羆似熊而黃巖巖山石高峻之貌也

殄盡也夷猶殺也於是天子乃登屬王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執觀

一軍之殺獲原野蕭條曰極四裔禽相鎮厭獸相枕藉前書宣帝幸首

會眾論功賜胙陳輕騎曰行魚騰酒車而斟酌割鮮野食舉燧命

爵胙餘肉也左傳曰歸胙于公詩小雅曰燔之燔之毛萇注曰以毛曰饗賜畢勞逸齊

大駱鳴鸞容與裴回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大駱王駱也周禮

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崖茂樹

蔭蔚芳艸被堤蘭苾發色擘擘猗猗若摛錦布繡燭耀乎其陂漢

鶴鳴鵙鵙鳧鷖鴻鴈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郭

於是後宮乘駃路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祛繡帷鏡清流靡微風

澹淡浮埤蒼曰駃臥車也音仕板反淮南子曰龍舟鷁首浮次以虞桓譚新論曰乘車玉爪

權女謳鼓吹震聲激越管厲天鳥羣翔魚闕淵權榭也謳

招白閒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招猶舉也弩有黃閒之名此言白閒蓋

鴻幢御贈繳方舟竝鶩俛仰極樂廣雅曰幢謂之轉幢音直江反即舟中之幢蓋

也音衡贈氏矢也繳以

也音衡贈氏矢也繳以

也音衡贈氏矢也繳以

也音衡贈氏矢也繳以

也音衡贈氏矢也繳以

也音衡贈氏矢也繳以

也音衡贈氏矢也繳以

也音衡贈氏矢也繳以

箭也方舟並兩舟也

遂風舉雲搖浮遊普覽前乘秦領後越九巘

音綜

東薄河

也供協韻音九用反

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採遊童之歡謠第從臣

薄迫也岐山在縣在扶風備

之嘉其上下謂天地也接亦祭也究盡也用謂犧牲玉帛之物也列子曰堯理天下五十年

知天下理歟亂歟堯乃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烝人莫匪爾極不識不

知堯遊之前言今同於堯也前書曰宣帝頗好神仙王褒張

于斯之時都都相望邑

于斯之時都都相望邑

世相屬國籍

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

商修族世之所嚮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

若徒觀述乎舊墟聞之乎故老什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

所十世百年並舉全數也易曰食舊德貞厲終吉

若臣

若徒觀述乎舊墟聞之乎故老什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

若臣

也

也

後漢書四十一上

後漢書四十一上

後漢書四十一上

